

東
林
列
傳
五

東林列傳卷十七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霽載揚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葉向高傳



葉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生而倭患方棘母逃外家產於敗厠遂名曰厠六歲就外傳稱奇童萬曆七

東坡外傳 卷十一
年舉於鄉踰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
轉南京國子監司業二十五年以左春坊左中允典
試南京明年陞右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東宮侍班
官指示明切光宗甚喜向高長髯于思風來拂動光
宗私謂內侍曰此飛鬚先生也既陞南京禮部右侍
郎再轉吏部復攝戶禮二部事時戶工二部以神帛
費爭向高告冢宰曾同亨兩部皆朝廷外帑爭無益
不如量費而縮之同亨以爲然省費以萬計居三年
考滿北上意不欲行遂請告歸不允先是光宗之未

冊立也妖書獄起首輔沈一貫借以傾次輔沈鯉及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向高遺書一貫勸其平心和氣
恬風波爲止水化荆棘爲周行一貫大恚以故淹南
中者十二年從此聲望益重三十五年一貫與鯉同
罷乃以向高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秉政者
朱賡故事首輔爲政次輔唯諾而已向高有所商確
悉直言賡亦無忤也未幾賡卒李廷機以人言避位
向高獨相者七年當是時神宗倦勤萬幾廢弛諸大
典率阻隔中外有釜鬻之憂其大者福王受封久不

東林列傳 卷十七
之國光宗日在危疑且出閣講學久輟至於大僚空
虛考選沉滯謫籍永錮宣索過多邊餉靳發礦稅不
撤言官數被逮繫間有傳諭外難奉行向高才智敏
妙言辭敷暢時或中官立待還奏口占授書反覆詳
盡上讀之心開有時觸忤久亦爲霽前後言比年陛
下每謂時事艱難臣謂陛下自爲難也若一下德音
則壅滯立通廢弛立解天回地轉更無停留雷動風
行誰敢淤遏此政無難又言古稱帝王大節曰愛惜
人才曰待士有禮而人臣尊君輒謂之天若蘊隆惓

焚天澤不加何以奠位高舉清寧世界往時朝廷有
奏輒報閣中疏揭甚稀今外廷章奏十九留中不得
已轉望閣臣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輕愈繁
愈厭天下責望臣等彌甚當時而臣等感動精神無
加昔日真病不敢言病宜去不敢言去真不能爲不
敢言不能爲悒鬱無聊中焦如火終歸誤國又言今
天下南直隸及浙江湖廣各省洪水滄沒至今未退
百萬生靈轉徙流離無有還定之日而征權之令未
除土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六曹九卿朝廷所

倚綱維庶務也。年來寥落晨星，近累牘連章稱病求去。應聽與否，當速賜處分。使進退分明，公私交便。至於卿寺科部諸臣，亦復如是。太倉軍國之命，老庫懸磬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謀夕。那移馬價，罔藏俱空。日者薊鎮報警，羽檄紛馳。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傷惶，莫知所措。不識明歲何以支吾。言官條陳事關兵食，槩不見報。臣惟有鬱結愁思，無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陛下，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上感動為蠲江南租稅，留稅銀賑濟。而考選之命亦下。

遼東稅監高淮以暴虐為遼人所逐，上怒欲罪遼人。向高力言淮貪惡，乃詔淮歸。又欲逮繫同知王邦才等，又欲嚴追淮遺稅餘銀。向高具揭極言，恐搖動人心。而追銀之議乃寢。蓋萬曆三十六年也。明年向高又言：天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宮輯睦，則治法絕凌遲人心囂競，則亂。今天下治耶亂耶，卽如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旁觀，繼而佐鬪，又繼而搯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蹈朝夸，好

莠自口使盡言無諱之朝憂白馬清流之禍陛下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聚之使爭養之使闕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由夫人自譽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爲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真小人矣臣望諸臣和衷以事上陛下明斷以肅下則議論分明人心震肅其夏以病告值萬壽節復入直再疏求去懇言時政又揭講賑山西福建災傷釋以礦稅繫獄滿朝薦及玉邦才等先是諸王婚禮

費不過數萬潞王上弟也僅八萬福王以愛故至二十萬至是瑞王且婚引福王爲例部臣不敢言向高力爭乃寢未幾以人言求去堅辭票擬上不允請益堅時上病目慈聖太后遣人問故上對閣臣難我爲所惱耳慈聖諭閣臣僅一人當好語慰留之於是命大璫宣諭者三不受命值南郊分獻乃強出時內傳擬嚴旨催進戶部金花買辦銀兩向高言金花銀正供也當如數進買辦銀浮費也太倉所積幾何尙能堪此封還原旨力爭自是歲省度支二十萬復請發

帑金助邊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四川陝西福建進供稅銀以二分解部一分賑荒上皆從之三十八年正月復疏言今日聖德未光世道可憂者大端有二曰時政壅塞議論煩多時政之壅也如痞隔之病使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而不自覺時有風霾牛妖之異復言天下有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彘狄盜賊物怪牛妖尙不與焉承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

習日下不可挽回五也臣恐宗社之憂有萬億於遼東者矣時自仲春至孟夏久不雨向高密揭陛下臨御將四十年惟是曠稅一事爲此受多少煩言忍多少閒氣招天下後世多少議論其實所積之物皆歸無用乃將巍蕩聲名被其玷缺臣實痛之又言九卿諸臣爲災民請命至切至苦不知曾經御覽否諸臣移書責臣不爲力請臣伏枕殘生叩闈無路惟有愧死尙復何言陛下引咎責躬齋心精禱而雨澤猶愜風霾轉甚狂飈怒號震撼天地陛下卽溪居高拱亦

東林列傳 卷十一
動於中夫人情當窮迫之後何事不可爲一旦相聚
爲亂近迫國門此時下蠲賑之令人亦不感卽欲用
兵無人用命爲今之計止大發帑金分道賑濟庶幾
稍救所以然者欲使恩出自陛下耳上又從之當是
時向高杜門者三乞休者七上慰留者三宣諭者一
始復入直而爭論淮撫李三才及顧憲成之事起乃
歷舉君子小人之辨爲上別白言之初承天有護陵
碑文凡陵役有司不得擅捕顯陵守備太監杜茂縱
役蘭光裕肆惡巡按御史史記事下承天知府勞謙

捕治因而相激茂遂遣人哭訴於皇太后及上前言
謙捕去人皆剜目折脛備極楚毒上大怒命錦衣衛
逮謙及府中僚佐向高請毋輕發楚俗剽悍漢所當
慮且知府擅捕守陵人誠違制然承天人闕訴諸惡
於御史御史暫拘洩衆忿旋卽奏聞此權宜法令御
史不下知府人情擾亂矣今復逮謙衆必大闕上驚
陵寢祖宗湯沐地聖子神孫當世世加厚無動搖之
上意解復以危言動諸大璫事乃免考三年滿加太
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三辭不允

乃拜命明年當考察京官孫丕揚爲冢宰列四黨於訪單分散註款向高以非故事止之不聽已而御史鄭維芳劉國縉造匿名書傾王圖而金明時別有訐疏主事秦聚奎復有捨死報國疏於是朝論紛然至謂察典當改以上素信丕揚不爲動而察疏久閣向高屢請不報已而北察疏發而南察尙留中屢請方得南中臺省劾北察疏又至以向高構金御史爲言上欲重處之向高言察竟矣毋再起爭端擬旨責讓終歸不究上從之仍令文書官告以委曲寬宥意復

問更有何言惟附奏感謝而已是秋皇貴妃王氏薨光宗母也力請厚其喪儀明年連疏乞罷語過戇上疑其要挾不報疏再上上遣鴻臚官宣諭而去志益決又密揭考選不下臣必掛冠徑去上不得已發至私第行之故事下吏科至是明示歸重且冀言官稍息議論也而議論愈囂向高宛轉撐持補苴調劑卽內臣亦云自在閣臣他人做去此公獨當其苦亦實錄也明年命典會試時閣中止向高一入上命章奏送闈中票擬又爲增試額五十人不爲例先是福王

之國定於是春復借言土田錢糧未備易期明年向高封還御札謂玉行必難緩又密揭再三上意稍動而南御史竟劾向高不宜主試事於是注籍求去上不允六月武弁王曰乾上書告奸人孔學等謀不利於東宮私刻木爲聖母皇上像釘其目爲巫蠱語多涉坤翊宮向高密揭言此奸徒所爲當靜處之勿爲所動動則紛擾上覽曰乾疏震怒至於擲翻御案左右莫敢近忽自言如此大事閣臣何以無言近侍乃以閣揭進上覽畢威頓霽積藏之已而向高復語大

璫曰乾疏勿發恐以疑似影響驚動宮闈事愈難處惟速定福王之國期以釋天下之疑上淡以爲然尋用他事置曰乾於理當是時人情震懼謂其禍倍於往年妖書賴閣臣鎮定處危疑若無事而中外大安初向高有密揭請福王之國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爲戒礦稅之行欲竭天下膏髓以予福王語甚危激外廷不得而知也至是上傳諭福王所謂田土并錢糧皆祖宗成例卿昨揭言及景王朕思皇祖時皇考與景王比肩今名分已定皇太子又有皇孫何猜疑

東坡文傳 卷十一 九
之有卿又言及礦稅此舉爲三殿非爲福王卿輔弼
重臣不得過爲疑忌宜卽出贊襄向高疏謝臣小人
也過計私慮故前揭云然賴陛下爲臣剖析臣復何
辭但皇考當時雖名分未定然講讀不輟今東宮輟
講業已八年不奉天顏聞已久矣福王時節入宮每
月兩次皆人所知親疎懸殊又遷延留滯之國無期
悠悠之口實難家諭小則巷議私談大則妖言惡語
蔓延不已將陛下父子兄弟間有難處之事此延臣
所以苦口力爭不能自己豈真疑陛下與福王有他

端哉莊田一事外議謂王借此極難題目以圖淹久
至於礦稅天下實以此疑皇上此在聖心必自明白
上再諭福王朝謁傳免已久日期明諭不必再疑天
下始曉然知向高之力言於上也當是時福王久不
入宮本所素知姑借外廷謾語以動主聽以速王行
已而上復以皇太后稀齡爲言遲且二年衆駭爲中
變向高佯不省請上預慶卽遣王行上大忤遣文書
官傳諭朕所謂賀聖母稀齡者乃四十二年之國擇
吉乃四十二年也卿何謬誤至此向高封還御札謂

陛下壽聖母而實留玉人。謂孝事之盛心。乃矐留愛子之私計。且潞王聖母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上覽奏。徘徊歎息。次日傳諭福王來春就國。向高奏謝。且感且泣。中官亦私相語。曩者閣臣盡如是。事定久矣。以延鎮三大捷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力辭不受。復以一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廕一子尚寶司丞。時福王之國。雖得命莊田。猶取盈四萬頃。向高疏減其一。又諷王自辭其一。

四十二年。慈聖太后崩。撰遺詔。明著婚封典禮。皆已定期。并得釋楚宗蠲稅額之半。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老臣全爲玉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皆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稱此寵眷。時啟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一行水釋。且得賢聲。老臣爲玉。何所不至。皇貴妃聞言。大慟。卒如期行。向高送之郊外。殷勤垂涕而別。先是禮臣定

儀注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皇太子淡然之及見王欲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哭別送至宮門福王大喜上與貴妃偵知亦大喜已而送太后喪徒步至土城詣山陵題主舊屬次輔至是特遣向高異數也禮畢遂請省墓上仍不從堅請乃允加少師坐蟒賜馳驛又令暫留數日因疏勸用人舉政特薦鄒元標等上遣內臣護行圖其邑山川以歸踰二年張差事起上歎曰葉向高在事不至此光宗卽位起於家未至熹宗立

再遣行人趨行當是時南昌劉一燦以次輔當國蒲州韓爌肩隨之與老璫王安同心輔政安固光宗伴讀協主移宮者也宵人不便間一燦於向高謂不欲其速入十一月向高至首請發帑金二百萬濟邊念遼陽始禍由撫臣李維翰輕率進兵推官鄭之范尅削軍需奏請逮治爲故總兵戚繼光請補贈謚上皆從之未幾王安見殺一燦以人言去國恩禮甚薄檢討繆昌期極言於向高始獲優旨一燦去而時局又一變矣初熊廷弼有功遼陽言路齟齬之去袁應泰

敗一燬起廷弼田間爲處分諸抨擊者以明賞罰廷弼至遼與遼撫王化貞隙化貞故向高癸丑門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用主進戰廷弼爭之朝論右王而左熊化貞遺書向高有麟閣奇勲唾手以授老師等語已而棄廣寧遁竟陷廷弼同逮諸惜熊材者疏論遼事遂有門生誤老師之說給事中侯震揚疏糾諸輔以不能主張責向高向高覩人情向背各半漸有去志王安死魏忠賢益橫魏廣微附之有中魏外魏之稱忠賢以向高耆舊猶未敢失禮向高亦曲爲彌

縫如救章允年周宗建之廷杖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之重處其功居多玉牒成進中極殿大學士復以光宗實錄三鎮捷功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兼支尚書俸辭不受又以六年滿進太傅又不受汪文言者歛人也原名守泰故王安客居中用事安死避楊州逮入倖免死改名文言再入京機警有口辯游歷公卿間得授制敕中書兵部郎中鄒維璉改吏部或疑文言與魏大中爲之維璉同鄉不悅疏劾二人竝及僉都御史左光斗忠賢以安故欲殺文言下詔獄

向高謂文言之用其失在臣凡再申前說文言僅受杖去而左副都御史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中外遂如水火矣方漣疏之未出也光斗贊之甚力昌期曰擊內者只在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日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可幾倖乎光斗默然疏竟入向高亦不以爲然尋九卿科道疏連上衆意當乘此決勝促向高爲助不應止具揭稱忠賢朝廷寵眷已隆盛滿難居宜聽歸私第保全終始揭入拂內意向高懼思有以自解而流言自是起矣會工部郎萬

燦以陵工經費不給疏請內府發銀上大怒廷杖之向高疏救不從燦竟死而御史林汝翥以畏杖潛逃羣璫圍向高第大索傳汝翥爲其甥也乃具揭自明言中官圍閣臣二百年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上爲收回中官向高遂移居郊外再疏乞歸加太傅廕子遣行人護行賜銀幣蟒服夫廩陛辭之日上慰諭爲國愛身以待名用向高去文言再逮死且借以起大獄同事輔臣劉一燦韓爌俱先後削奪冢宰趙南星遣戍楊漣左光斗等拷死詔獄獨向高恩

眷屢加優渥出格慶陵功成再加上柱國而內實嫉之蓋因魏廣微之點將錄首以李三才配水滸晁蓋次卽向高配水滸宋江逆璫不得不忌之耳又明年以憂憤卒贈太師以勲爵例特加柎楸謚文忠向高前後乞歸共一百二十九疏在神宗時獨相七年嚴主霽威廷答絕迹大本既定朝野晏如善因事就功每杜門求去上必借一事慰之初爲釋滿朝薦等三人又爲允點閣臣二人及再相熹宗封疆外虧虺蝎中據養亂者在允決防者在後故其求去之疏有曰

年來人情分別門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欲共留之以彌縫撐柱其間不思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成波疾風激之而成浪欲水之平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靖卽馮夸海若亦縮手無計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皆竝歸於競進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令人轉思昏夜乞哀之爲恬淡臣無伐毛洗髓之術爲之蕩滌更換其能以空言維之乎第使臣脫然而去天下之人或以愚鈍如臣尙然知足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是臣

去賢於留也。又嘗歎昔事神宗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亦卽平。請亦卽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繼，復難措手矣。後卒如其言，所著有蒼霞諸稿行世。

外史氏曰：熹宗之朝，羣奸擾攘，百佞森立，卽使周公爲政，安能輔此童昏之君，制此虎狼之衆哉！况臺山先生乎！然臺山在而調護清流，尚可苟延國脈。至臺山去而有明亡矣。

韓爌傳

韓爌字象雲，山西蒲州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庶子、掌春坊事。再遷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四十七年副史，繼偕總裁會試，教習庶吉士。光宗卽位，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亾，何上崩，爌偕諸大臣受顧命。時方從哲爲首輔，當李可灼進紅丸，從哲旣不能止，反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文幣二表，裏舉朝皆爲不平。明年禮部尙書孫慎行上疏，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義，以責從

哲比之弑君。廷臣交章力攻。熿謂國家有大體。以先帝聖明。而目之曰弑。筆之於史。何以示後。且熿等皆受顧命。不能力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卽具疏白之。從哲得善去。而以可灼成邊。卽慎行。不以爲異議也。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再以登極。恩加少保。吏部尙書。進武英殿。再加少傅。進中極殿。三年。以山東平妖功。加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魏忠賢客氏用事。盡反初政。熿持正不稍貶。狗羣臣阿逆賢意。希進者。忌熿與首輔葉向高等。不爲已用。

乃造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以傾之。四年。楊漣上疏。極論忠賢二十四大罪。臺諫相繼論劾。而上任忠賢益堅。向高調劑之。不能得。遂力請去。熿爲首輔。會上不豫。熿入對。言聖躬關係甚重。伏望慎起居。遠婦寺。清心寡慾。以攝養爲先。上頷之。而忠賢之黨。方以三案起大獄。殺諸正人。熿不肯奉詔。則輒下中旨行之。切責熿黨。護言官。熿求去。又不聽。先是詞臣文震孟上國勢綦艱。疏忠賢恚嫉。上杖之時。首輔葉向高在告。熿與忠賢力爭。始降級調外。及是會吏部尙書趙南

星都御史高攀龍以謝應祥事爲奸黨所託踉蹌去國。曠上疏言：「日而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御批徑發不復到閣。攀龍一疏，經臣票擬，又蒙御筆改移。大駭觀聽。有詔切責曠，覩朝政日壞，閹勢日張，中外蒙蔽，終不可與共事。而顧秉謙、魏廣微輩日夜構曠於忠賢，所假票擬逐曠而奪其位。曠乃上疏自劾曰：「臣備員中書，咎愆日積。卽南北用兵，軍需匱絀，不能資廟略以佐邊籌；寇災頻告，徵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先，戎衛而觀兵，禁掖無從扞宵肝之憂。忠直尙稽，還朝而榜掠朝堂，無以回震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黜降，諭旨中出之變更，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與黨禍，而臣旣不能先時澹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戇。斯皆罪狀之大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爲輔理溺職之戒。疏入，竟予告去。臨行，復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宁」等語。忠賢銜之益甚。曠單騎出都門，忠賢意猶未釋。矯旨削籍已而借黃龍光請停刑一案，坐贓二千餘兩，捕其家人死。

東林列傳

杖下爨悉斥田宅以償猶不給親友爲醮金完之爨由是棲止先墓忠賢必欲殺之會熹宗崩得免烈皇帝卽位以閣臣多不稱職令廷推舊臣僉舉爨楊維垣力沮之不聽遂復召爲首輔進中極殿大學士陛見慰勞甚至尋御文華殿諭以票擬務消異同二年正月上以邊警召爨及吏部尙書王永光入對平臺時廷臣頗憂毛文龍跋扈袁崇煥銳欲除之上因與爨等造膝密語左右莫得而聞也上素惡門戶溫體仁以枚卜不與許錢謙益去之毛九華任贊化亦許

體仁他事體仁言九華贊化皆謙益死黨故誣臣以報謙益上怒切責贊化爨救曰言官有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諳大體乞寬之宥贊化亦安體仁上因謂進言者多懷私意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廷何益爨退復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因而黜陟孰敢不服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上嘉納之先是上在藩邸素惡逆賢之黨及首惡旣誅卽欲定附逆諸臣罪案閣部僅以數

十人入告上怒曰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乃手列諛誦贊導速化條目命爌等密議竝下建祠稱誦諸疏指示曰此紅本媚璫實錄也卿盡案入之議既定於是大學士臣爌臣標臣龍錫吏部尙書臣永光刑部尙書臣允升左都御史臣于泮上奏曰人臣首戒無將天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重交結近侍之律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

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迫逐藩邸播棄宗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愆患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

墨纓朝會忍此罪魁緹騎銀鐺大興詔獄修暉眦以
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嘖笑而効爪牙總是酬恩
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誦連章祠省
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
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聖諭所謂首
開諂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
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鏤鋸釀白馬清流之
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
又潛施鬼域之毒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

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
律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
禍遵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徇三尺無私天誅不
貸四凶畢竄國法用申惟是大憝旣罹不赦之條而
羣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贖尾列名或身在
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
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敷歷猷勞夙著此聖諭所謂
事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
原其初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

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忠賢客氏而下坐死者崔呈秀等六人。劉志選等十九人。坐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魏志德等二十八人。城旦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七人。削籍者徐應元等三十二人。閒任者黃立極等四十三人。上自爲諭冠之名曰欽定逆案。頒示天下。當是時大憝斬除。識者謂宜嚴治黨與。以副朝廷錯枉之權。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而猶謂失於過縱。於是言官交章劾王永光本黨逆閹。不稱家宰。以頌閹之人。定附閹之

案。庇覆良多。王永吉言之尤力。上怒。下熿等議罪熿。疏救之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敢居位。上乃赦永吉。奪俸一年。尋以皇子生。推恩加熿太傅。力辭許之。時起王象乾督宣大撫西邊。款成有日矣。而宣大撫臣張宗衡抗疏請戰。上召熿等問所宜從。熿言宗衡前亦嘗請款。今忽變其說。前後矛盾。胷中似未有成算。請下督臣及三鎮撫按議之。上又舉汰兵裁驛二議。問熿。熿言汰兵不過當清占冒。及增設淨兵。若衝地額兵。固不可汰也。驛遞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

困其所節省當卽蠲之民以示德意上然之初熊廷弼旣誅遺骸未收御史饒京以爲言不許其子兆璧復詣闕泣訴爿謂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使誅廷弼者按失守之律與同事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原亦當目瞑乃先以無影之賄懸坐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爲清流阱陷又以刊書惑衆借題徧殺身死之後尙坐贓十七萬兩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而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才臣義士亦多憤惋特以封疆之故未敢訟言於陛下之前耳臣等竊平

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微倖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遼東如其家事似猶此勝於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爲爵祿所誘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抗違立死乃終不改其剛強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其俠腸猶未盡泯臣總不敢淡言而傳旨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則聖明必在垂仁臣等所以媿媿於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於邪正本末陰有關係陛下天縱聖哲或未

以臣言爲淡謬也。疏入，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齟齬東林者，爭撼逆案，欲援引一二人以漸翻案，而熿力持之。惡熿者日衆，會袁崇煥已殺毛文龍，議者皆以爲功。其冬，我兵入大安口，取永平、薄、京師，上逮崇煥，下詔獄。詞連錢龍錫，幾坐死。中書加尙寶卿原抱奇、露章劾熿，上雖薄抱奇而心是其言。熿遂乞休，疏再上，馳驛歸。十七年正月，流賊渡河，破蒲州，憤鬱而卒，年八十矣。

外史氏曰：東林無韓、葉二賢，不特無噍類，并三族而禍之矣。委宛於中，譎熿於內，其功鉅矣。余故以二君子爲東林宰。

翁正春傳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舉萬曆七年鄉試屢上春官
不第循例署龍溪教諭二十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
院修撰奉使冊封周藩歷中允庶子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三十八年陞禮部左侍郎充日講官尋署部事
時神宗高居大內大僚多不點用羣臣疏請考選起
廢凡數百上皆不報會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正春上
言日者衆陽之宗本不宜蝕况仲冬律中黃鐘於卦
爲復乃陰極陽生之候有此虧蝕其變尤甚臣考萬

曆三十年來八歲之間日食者三前兩歲爲四月朔是純陽之月也今歲爲十一月朔是又陽生之月也夫以純陽蝕則陽旣受侵以陽生蝕則陽益寢弱豈非陽德實虧故上天垂象乎君德象日宜照臨不宜藏閉宜發揚煦育不宜收斂摧抑皇上自萬曆二十年後財貨日斂聚人材日剝落旨意日留中至今已極矣一切請補大僚推考選起廢棄皆不省而橫征逮繫者終不止致黃扉紫閣寥寥孤曜六卿九列三五晨星閭闔徒號天聽愈遠天下不見陽和舒育之

氣而冰凝之象獨堅夫日之食與更只在一時皇上之寢與行亦只在一念誠鑒於天變之不可不畏而翻然轉移舉從前缺失立見施行將日中之治行天變可挽回矣不報又言欽天監奏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差至三刻曆法果按成法而差當如前代歲差之法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官生輩於理數未精安望昭合宜訪求精通曆學之人如原任按察使邢雲路兵部郎中范守已照先年給事中樂濩例改授京堂又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原任工部員外李之藻皆精

曆數又大西洋歸化之麗廸莪能三拔等有推彼國
曆法測驗推步足備採用請令光啟對譯與雲路等
叅討修復然曆法疎密莫顯於交食真偽莫逃於測
驗觀象臺年久滲漏地勢失平儀器欹斜與天度不
合宜及時修造并擇天文生陰陽人等疏入亦留中
三十九年八月萬壽節倣古人金鑑錄之意獻萬壽
八箴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罷聚斂
恤民命重邊防帝雖不能用然心善之王恭妃之薨
也久停不擇地正春力請之乃命偕中貴人往旣得

吉矣中貴有所附以地廣費繁難之正春作色曰妃
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詎以天下儉乎奏上得報可
初代王無嫡子御人裴生鼎涓已奏立爲嗣已妾張
氏有寵進次妃生鼎莎復援宗藩要例請改正李廷
機爲禮部主鼎莎謂裴未經奏選涓不立也至是王
兩子爭襲廷議以鼎涓長宜立下禮部正春日均庶
立長宜也然訟父得立是有兄弟無父子矣請以爵
予長子之子而以前所立者爲將軍則兄弟之倫正
而父子之恩亦不至掃地識者避之時倭寇未息琉

球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服於倭今使臣多倭
人物雜倭器其心巧譎絕之便卽不然亦宜詔福建
撫臣按驗量留土物以見恭順使臣如例給賞不必
入朝帝是之當是時皇太子輟講已九年福王之國
無期瑞王婚禮亦久不舉廷臣章滿公車總不得命
正春以職掌所關屢疏上請至引天時祖制人情反
覆入告至是復連上三疏其請開講曰東宮輟講日
久控陳愈切槩置不聞意臨御日久靜攝多年視天
下事無一足爲吾急者遂并大本之地子孫之計而

亦緩之乎其何以對列聖慰四海臣民且天下亦多
事矣元日風二日火宮府釜鬻之形朝紳水火之象
閭閻困敝內外交証是尙可泄泄從事乎夫皇上四
十年金甌不宜學倦於勤而東宮之爲人子可知皇
元孫九齡岐嶷將蒙養其正而東宮之爲人父可知
陛下聰明天縱奈何於目前大事遲疑如此請之國
曰藩封一事中外竭蹶以待乃吉期至今未定夫親
王典禮有先時而備者有臨時而催者督之早民不
能堪督之遲又恐一時貽誤今之國無期百司何以

爲準也。請婚期曰：高皇帝詔民男十六以上，女十四以上，許及時婚配。况帝子天孫，顧乃盼積李於漢宮，嗟標梅於邃閣，盛事猶未舉哉！宜亟舉行，上承聖母歡心，下衍宗支大慶。倘仍逾時不舉，是國家爲愆禮，臣子爲溺職。臣所大懼也。皆不報。四十年八月，順天府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搜中落卷童學賢等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糾。孫居相復發科場積弊，追論庚戌湯賓尹、韓敬事、正春議覆學賢黜革之麟降閒散官，而給事中趙興邦、元詩教謂正春不參論主考爲狗

私。於是考官郭淄、朱延禧各疏引罪。正春議分別罰治，未上。給事中孫振基欲并議庚戌事，遂疏論正春及吏部尚書趙煥等。正春言賓尹庚戌事與臣今日先後不同時，鄉會不同事。臣安敢於詔旨外擅議。請終養回籍，有旨。一并議奏。詩教復參正春支吾首鼠，正春具辯，益求去。大學士葉向高言：年來禮部事最繁，正春止一人獨任，言者猶未見亮。益見大臣任事之難得旨。慰諭正春，疏謝條場議八事。四十一年，再知貢舉。四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如故。以

母老再疏請假歸養許之天啟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四年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舉朝交章攻之正春亦上疏論劾有旨以沽直不諳切責遂抗章乞歸明年御史陳朝輔希忠賢意叅正春年踰七十母近百齡猶夜行不休時正春罷歸久矣袁鯨復論正春呈身門戶爲東林巨魁又明年母夫人百歲正春率子孫爲壽鄉閭榮之九月以勞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春在禮部最久職舉政修爲人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程日無

流視見者肅然起敬其教龍溪時芝生學宮又有五色雲之異遂魁天下有明三百年間職官領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諭而正春鄉試居榜末爲尤奇云

外史氏曰明代之事全敗壞於神宗其不卽凶者未至荒淫耳若夫旣以聚斂爲事加之般樂怠傲而剛復自用抑君子而尙僉佞未有不當其身而見禍者也觀兆震先生諸疏其亦危矣噫若無東林諸賢在朝執持天下事豈可料哉

東林列傳卷十八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校

明

劉一燦傳

劉一燦字季晦南昌人少白晳疎眉風姿朗秀對客
凝坐與人語聲可貫耳侍郎鄧以讚見而異之曰劉

季晦精神淵著能隱蔭數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未幾歸踰七年起授檢討是時沈
一貫當國二十三年春京察所謂錢夢臯鍾兆斗者
內閣私人也一貫庇之會其兄一焜爲考功郎屬一
燦爲請免堅謝之已又請對曰黜陟大典非所敢私
若以兄故而爲人開俸惟有拂衣歸耳二人竟中察
典未幾賚皇長孫御書使楚藩尋陞贊善洗馬丁母
憂起補諭德歷官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掌翰林
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一燦當註詞林冊是時有十

亂四閣臣之稱大東小東之謠伐異開隙如孫承宗
繆昌期孫慎行等以物望爲黨人所齟齬一燦毅然
曰諸君皆國幹也其可去乎一二忌者時用蜚語撼
執事持益力於是謠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言不克
逞志於一燦也故事掌院無一歲不遷者一燦以前
故四年不遷比考績司勳難於引例一燦笑曰固知
二百年無院長奏績之例抑知二百年有四載不遷
之院長乎其負公望在此其招衆忌亦以此矣先是
一燦侍講東宮偉容正聲音弘亮光宗心識之一日

請對引南山萬壽之詩以開廣上意時爭挺擊者動搖國本故假呼嵩事用尊元良而規鬻獄者也光宗誤應以讀史惜三餘一燦拱手賀曰殿下今日開講卽以勤學自勵此大禹惜陰心也大平令範可卜矣久之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卽位念講幄功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數日上疾大漸召羣臣入宮受顧命李選侍從幄後趣喜宗出傳封后一燦訝曰皇上憑几延羣臣彼紅衣幄後者何人語聞中外皆知宮中將不利於嗣皇矣而環布

盡李爪牙熹宗亦心動比上崩宮中洶洶虞變出一燦曰事急矣當加請見皇長子內官李進忠等攔乾清門不聽入給事中楊漣抗聲曰吾等奉大行皇帝旨迎嗣皇繼大統爾何人敢格不令人衆乃却羣臣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羣闖東西走不置對太監王安至曰爲選侍所匿一燦正色厲聲曰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搖手曰徐之此難以口得當以計請公等慎無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卽返選侍領之復中悔挽上裾不釋安抱上

疾趨而出一燎顧冢宰周嘉謨等叩頭呼萬歲蓋卽
定位號絕他倖也。乃導輦行至丹陛上。選侍頻使使
挽上裾比抵門厲聲猶達外。追輦還者使三至。時陛
戟森列。一燎外戒金吾謹宿衛。語太監王安。敕內蹕
毋跣。跣朝士吉服立殿前者。日高不聞宮中聲。譁言
曰。事去矣。二三大臣作何狀。及望見鹵簿旌影且前。
又譁曰。來矣。復揚言嗣皇社稷神人主。奈何不令吾
儕共見乎。駕詣文華門半駐。闕下令曰。止。非環而扈
者不得入。駕馳而門閉。衆少却。一燎翼上。左英國公

張惟賢掖右扶上登寶座。卽東宮位。然後擇吉告廟
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勸進。上不允。上旣惕
於還宮。選侍亦冀還而得以挾重也。一燎亟奏曰。今
乾清未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然之。復語安曰。主上
冲年無母。無后外廷有事。吾當受過。若宮中起居公
等不得辭其責。上還宮。謂安曰。今日安得髯閣下。伴
我。我乃無恐。一燎修髯長髭。上希見外臣。故目一燎
云。然翼日尙書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羣闈
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詰問左御史疏中武氏何語。欲

予杖一燎力持之乃止。上登極之前一日，選侍尙踞乾清首輔，方從哲欲展移宮期，持不可，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選侍即日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自是而移宮之業立矣。上旣御極，方從哲以病在告，一燎參決大政，國事倉皇，大禮駢集，如神廟升祔告成，詣天壽山相，大行陵寢地，皆一燎與次輔韓爌任之。故拮据獨勞，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改戶部尙書，仍予廕。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

先。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爲。而大端則在。以人事。君神宗三十餘年舊德，遺直廢籍，填委一以。大行遺詔從事，如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孫瑋、趙南星、鍾羽正、高攀龍等白首耆艾，布滿九列，而士氣伸。又謂國家設官，言與行相成。今言者操任者之權，票者又格言者之路。上操下奪，是交困也。善御者調六轡，善治天下者任六官。六官任事，而言路得以繩其愆，言官陳事，而政府得以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皆下。六卿有不經者，詔格。

之蓋懲萬曆末年言官沸囂政府倒權天下日多事也而衆始不悅於一燝矣初李選侍知宮在必移其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而仆金寶纍纍臥地下上遣大臣驗視按治甚急羣小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鬻也內庭喧傳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詞易撼也司禮太監王安數悖直忤旨羣愬安藐上位把持法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大臣可盡逐而大獄解矣於是造爲蜚語搖惑中外上不

得已乃以選侍夙忤聖母及近欲稱制事諭內閣示廷臣一燝具揭封還言事關宮闈秘密無論外廷不宜抄傳卽宮中左右亦不宜令窺矚庶不致周章騰播致生事端會噦鸞宮災御史賈繼春首上安選侍揭尙書黃克纘給事中李春華御史王業浩更番詭辭爲盜璫脫罪以嘗試上意上果怒復發出前諭令頒示羣臣又出御札重詰問繼春語所自來人慮賈禍不測賈亦股慄自揭爲人所誤一燝謂言官風聞言事內廷影響豈宜輕及然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

朋黨此機一開異時奸人乘間中朝士君子先受其禍矣乃具揭上慰聖懷救御史而反覆朋比之無因已而賈回奏削籍而御史張慎言高弘圖救賈疏上上震怒留中欲重治一燦請發票曰救賈者乃自賈一人起見耳非爲宮中也此事外之人乞寬貸已得罰俸而旨誤書局外字御史反滋隙而謀構者計益深及司禮安以強諫譏死魏忠賢客氏用事上意蹇然盡解而羣小乃搏心戢志一意攻一燦東事日亟朝議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上遂起用經略遼東

而言者交章擿一燦因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讎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念其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積不相容言者撫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方一燦之在閣也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易盜庫之獄上傳田詔劉朝免死羣閹辯疏徑下法司一燦引例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皆恨魏忠賢故名進忠攘陵工邀敘一燦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救攻客氏言官周宗建侯震暘王心一倪思輝

等則客魏交恨閣臣沈灌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
劉朝比而與內操言官糾其弄兵一燬爲之主則閣
闈交恨謂遼事如鑿空捕風島帥毛文龍不足倚西
援未可信而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島帥寧
撫與逃臣交恨於是徐景濂郭鞏孫傑霍維華等詆
譎萬端上亦無如羣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
歸加少師廕璽丞一燬疏日以擊楫枕戈之日侈東
門祖帳之榮他日史冊書廣寧失陷有加官廕子以
行者臣節掃地矣疏三上允辭廕即日戒行其陛辭

疏略曰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
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佑社稷原無他慮
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諭訛去計亦皇上所
深惻也禁闈秘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
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要
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
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爲
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自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
持挺之奸者日爲生事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

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所未解也又曰臣去國孤踪何必淡言時事然係一身進退者小係宗社安危者大若以茹荼吞炭苦心付之長歎於歸隱得矣如國是何恨臣攻臣者借經臣舊案以爲難端不知廣寧之失自有公評情罪何難立斷必使蜚語流聞爲玉化貞解嘲張修德報怨恐莫須有之獄不宜再見今日也忠言苦語臨行彌切平生大節在移宮受禍亦在移宮歸三年楊左拷死詔獄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當差至是而移宮之案始結

初方從哲劾罷上宣諭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葉向高之至向高初有間於一燬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然一燬終不自明也兵部尙書張鶴鳴用一燬推轂起興奸細杜茂獄謀連欲殺一燬刑部尙書王紀閱實平反一夕內降斥紀去而一燬亦得白逆闖復用劉朝行邊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甚急一燬從容謂所親曰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楊左同死彼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亦復何憾越五年崇禎改元詔復原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東坡先生集 卷十八 九
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遣官存問八年卒
贈少師謚文端

外史氏曰興化李清有三垣筆記云思宗嘗與輔臣
周延儒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紅丸一案方從
哲曾奏不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
僥倖得生不飲坐以待斃矣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
効又命再進朕與先帝俱在側非從哲所爲梃擊實
係風顛移宮尤爲不情皇考以先帝及朕俱失母命
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先帝與朕亦事以母所云氣

毆垂簾皆外臣不知內廷事有此紛紛耳忠賢叵惡
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此學道袁繼咸
述於御史喬可聘者後清入京詢之同官所言皆合
余謂此言出他人之口或可爲憑若出之延儒則捏
此以自爲解嘲耳謂人言不足信也當梃擊時羣臣
交章上訟而當國豈無一賢者之能述其真僞乎紅
丸一案或光宗病急強而飲焉庸或有之至移宮一
事熹宗有選侍氣毆聖母及欲稱制邀封后發內閣
示廷臣之諭必非無影之詞也讀李晦先生辭疏可

見熹宗登極之初非先生亦岌岌矣。豈相國臨去而敢詭言以面欺朝廷耶。當時延儒一人造言而百官聽之舉世皆以爲然。余則以爲非也。夫光宗崩時思宗尙在冲齡。又烏能悉其當日之事哉。且思宗之世輔臣亦多矣。豈獨與延儒一人言而他輔卒不與言耶。是言也。又在延儒再起之後。蓋延儒以人言罷者。遂設此辭以蓋其奸惡之罪耳。甚矣小人之欲文其過而造言。蠱君以惑天下後世。可勝痛恨哉。若延儒者。讀賀聞崇禎黃扉秘抄。及劉念臺鉤黨記。張採張博筆誅錄訪真誌。其奸過於嵩檜矣。卽粉其十世祖骨殲其九族子孫。亦不足以快天下萬世之人心也。今人但以其能推轂黃石齋也。而槩從宥之。則亦未知其神奸巨惡之故歟。近日所見延儒傳。盡略其攬賄欺君黨奸賊正之罪。亦可謂喪其本來矣。若三案皆非烈皇帝。又何必令羣臣毀去三朝要典耶。觀此則延儒欺天地欺君上欺天下可知矣。

周嘉謨傳

周嘉謨字明卿湖廣景陵人登隆慶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爲韶州知府陞四川瀘州等處副使下車卽擒治大憝楊騰霄豪猾股慄會建武兵變同官皆懼禍縮項不敢前嘉謨曰是何貔虎而遽鋒鏑迫人也輒單騎徑往曉諭禍福叛卒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白草番彝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略萬曆五年陞按察使乞歸尋丁內外艱起補故官時蜀人爲稅監丘乘雲橫斂逮繫相屬嘉謨移檄所司一切抗

絕之。又廉得奸猾附乘雲爲虐者五人斃於法。乘雲亦無敢誰何。轉四川左布政使。踰二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策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諭散其黨而還。亾何廷推總督兩廣。疏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立爲官買法。而西彝交趾越境侵掠。兵餉不給。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又爲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隄捍災。民賴以安。四十六年。陞南京戶部尙書。明年

改北工部。又明年改吏部尙書。當是時。神宗賓天。光宗卽位。嘉謨請召還。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光等三十二人。鄭貴妃邀封太后。上再諭內閣。趣禮部具儀注。侍郎孫如游謂本朝無例。不聽。後廷臣會議松棚下。嘉謨召鄭養性抗言責之曰。先朝不早建國本。皆由汝家。今久處乾清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矣。莫謂舉朝無人。此自關汝家門禍福。宜早決之。養性懼入言於貴妃而封后之議乃寢。光宗大漸。嘉謨偕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尙書李汝華給事中楊漣等

入受顧命。明日光宗崩而移宮之事起。嘉謨首率九卿科道力爭。楊漣左光斗繼之。選侍大怒。然卒不得不移。乃出居仁壽殿。而側目嘉謨者衆矣。自賈繼春安選侍揭出朝論大譁。上怒下九卿會議。嘉謨請示優容不聽。再請上諭曰。移宮始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皆置不問。乃以違迂逼逐。輕誣朕躬。且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人。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人。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獨注意皇八妹入井。向使繼春悔悟。引疾

遠避。朕豈深求。今激昂肆辯。故朕必欲直窮根柢。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當爲朕分憂。毋止曲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再責繼春回奏。於是削籍爲民。當王安死。魏忠賢漸用事。沈淮首通其私人劉榮。以密結於忠賢。忠賢以霍維華之疏。王安也。漢德之維華。復引孫杰與忠賢通。而嘉謨惡小人之亂政也。以年例斥維華於陝西。杰爲維華修怨。特疏糾之。嘉謨引疾致仕。陛辭上去國戀主疏。上優詔答之。三朝要典成。以移宮事。忠賢矯旨削籍。

思宗立再起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卒
外史氏曰余讀明卿先生傳則知熹宗卽位之始李
選侍作惡於內也甚矣九卿公疏科道單疏寧皆無
影響之詞耶賈繼春之疏上而帝大怒矣豈亦僞者
耶况上諭鑿鑿而奸相周延儒造此莫須有之言誣
爲出於思宗之口竟指三案皆非則亦深可痛恨矣
夫熹宗登極才十六齡於時思宗未十齡耳又安能
憶伊昔之是非而喋喋告之延儒耶此延儒謂人言
不足信也抹殺滿朝忠義以自爲解嘲耳若曰余前
日以職罷者人言之妄耳余何罪焉云爾

劉鴻訓傳

劉鴻訓字默承山東長山人。生數歲有疾已殆一道者見之色動以兩指探戶樞塵丸之一投而愈人咸怪之長爲文能杼寫胷臆揮筆數千百言萬曆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下帷誦讀如諸生時葉向高時日屬焉嘗笑撫其床語之曰以此俟子丙辰授編修己未分授禮闈明年秋二帝相繼升遐宮庭多議執政大臣囁嚅不肯言鴻訓特詣直廬以擔當勉之朝論推許天啟元年賜一品服充朝

鮮正使齎兩朝詔往諭鴻訓宣國威德國王以下皆肅然時遼陽已陷朝鮮爲造二舟從海道還遭風舟敗鴻訓跳水中適值淺沙扶載他小舟浮沉海波者三日夜又幾溺忽有小鳥金色集帆上得達登岸報命三年陞右春坊右中允四年陞左諭德以艱歸六年卽家晉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忤逆閹削奪歸思宗卽位旣誅忠賢時輔相在位者多閹黨帝欲更置新參以勦始政廷推十人鴻訓與焉帝倣古枚卜事特召吏部尙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吏科都給事

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御史安伸等入內庭帝焚香告天置諸臣名金瓶中探之先得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再得周道登及鴻訓名凡六人有詔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遣行人至里門名之崇禎元年二月入直時國討雖伸而羣氛未靖在直者倡執中之說以相持鴻訓性伉爽遇事敢任特爲帝分別黑白奏之而一二宵小先附璫璫敗復劾附璫諸人以冀解免者至是爲臺省所糾鴻訓奮筆票擬言其陰陽閃爍次第削奪御史袁弘勳僉人也以報復叅鴻

訓且以要典之燬爲鴻訓罪錦衣張道濬羣和之鴻
訓從容具揭云諸臣叅論楊維垣賈繼春等疏同官
偶屬臣票擬臣從田間來不知此中大有機阱但據
疏票聞未敢瞻顧至要典一書海內忠臣義士吞聲
飲血已久臣實不敢謂此書爲不刊之典揭入帝遣
鴻臚至鴻訓邸宣諭而臺省鄧英劉斯球等交章劾
弘勲奪職異論始沮夏五月召對平臺鴻訓以民生
之困由吏治苟且請以久任爲第一義因薦南戶部
尚書畢自嚴善治賦兵部尚書王在晉善練兵帝皆

納用六月宗道景辰以人言去鴻訓與龍錫標道登
同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當是時羽書紛至帝責在
廷諸臣言狀鴻訓爲帝言爲治當有次第毋躐欲速
之弊帝意爲解鴻訓儀觀秀發髯長尺有奇音吐琅
琅中律呂每言事帝必霽顏受之而旁觀者不能無
側目會帝召詰給事韓一良疏惡一良語反覆欲停
都憲之授鴻訓言王言當惜不宜惜一官又關門以
脫巾告帝意責計臣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以示不
測恩皆失帝指惠安伯張慶臻者奉勅總督京營故

東林列傳 卷十八
事知京營者不得問巡丁而慶臻勅書獨有兼管捕營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其增之者不知何人也人咸云中書田佳璧受慶臻賄閣臣標等糾之云從來敕稿皆相緣舊本中書繕寫送臣等閱過進呈前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敕有增入巡軍字係中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乞賜推問御史吳玉給事中張鼎延遂糾鴻訓及尙書在晉俱受賄有據帝赫怒下鴻訓獄諭吏部曰鴻訓身爲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敕書事證的確猶屢疏誓辯欺罔支吾

然事由兵部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贓其誰信之且大同失事重大隱不以聞及平臺召對甘心欺藐并張慶臻田佳璧俱着九卿科道依律會議於是大學士李標等揭云適見皇上發下臣同官鴻訓會議一本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撫心自問實四人同體之事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中拔簡綸扉躬承眷顧置身霄漢此等榮遇豈區區千金萬金可以相易者臣等與鴻訓久處疎略直率則有之其欲堯舜吾君與臣等實有同心今乃議論

交謫剖陳無地願皇上采羣議以盡事中之公論沛特恩以全事外之國體則臣等幸甚而禮部尚書何如龍亦爲帝言輔臣重任受賄大罪鴻訓受上知淡且其人自有本末不宜有此反覆與諸臣爭殿上帝怒終不解會議者再乃命謫戍代州而革在晉思順職慶臻奪俸三年佳璧論如律或云鴻訓在政府議事有所不可輒言曰皇上終是中主闍寺因而浸潤謂鴻訓以昏君目上從中讒構百端至是必欲置之極典賴羣臣力救得謫戍去七年卒於戍所卒時有

大聲發於空中人以爲異福王稱制江南乃復原官外史氏曰嗟乎當思宗御極之初旣誅巨憝盡屏諸闈委心大臣冀成中興之業故命相之始焚香告天舉行枚卜得錢機山及先生等六人何鄭重也迨乎先生以敕書得罪而機山亦以東江之故幾與袁崇煥駢首西市帝始有輕視諸臣之心以爲是皆不足信而闈宦得以中之矣卒至交結壅蔽糜爛訐潰帝終不悟以至於凶究其初則諸臣不能精白一心矢公矢慎有以啟之疑也先生之獲罪實關興亾之大

機故詳著於篇以爲世鑒

錢龍錫傳

錢龍錫字稚文號機山南直華亭人萬曆丁未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春坊諭德詹事府少
詹掌南院事禮部侍郎天啟中魏忠賢亂政削奪去
官思宗卽位旣誅忠賢以金瓶貯諸臣名字焚香告
天得李標劉鴻訓及龍錫等六人皆以禮部尙書東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崇禎元年六月加太子太保晉
文淵閣其秋召起舊輔韓爌入爲首揆時方定附逆
諸臣案帝以委之爌與龍錫爌爲人端而厚龍錫則

謙而和初僅列四五十人以請帝不然之再令窮治
爨龍錫又以數十人呈帝怒其不稱旨命分稱頌贊
導速化三類且云忠賢一人在內亦何能為苟非外
庭逢迎豈遽至此翼日召閣臣入指黃袱所裹紅本
示之曰此皆媚璫實跡也爨等知帝意甚堅乃網羅
無遺而逆案遂定龍錫故江南物望所推一時主持
議論又皆出其門下士姚希孟邪黨爭為側目不能
不睚眦於龍錫矣先是袁崇煥召起為遼東經略時
龍錫叩以方略崇煥云當從東江做起東江者謂島

帥毛文龍也龍錫曰公舍實地而問海道何居且毛
帥亦未必可賴崇煥曰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
耳龍錫未及置對而崇煥別去二年五月崇煥行邊
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
舟相視山海形勢卽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
死而言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當是時
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頗以爲當
卽當宁亦不以爲罪也其冬大安口失事兵鋒直指
闕下人有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爲主款地者帝爲浮

言所惑遂下崇煥於獄御史高捷史堃袁弘勳者楊維垣私人也以疏叅劉鴻訓爲公論所不容褫職時票旨屬龍錫恨之會鴻訓以改敕得罪去冢臣王永先乃爲三人請復官捷堃先得請相與合謀欲借崇煥以報文龍因卽崇煥所云與輔臣相商一語捷疏糾龍錫指爲同謀意欲羅織多人以快私憤龍錫上疏辯人有勸龍錫者言明主可與忠言當於辯疏中激切言楚等朋比之謀庶上悟而大獄可緩龍錫不能從遂致仕去明年八月旣誅崇煥遂追逮龍錫言

其背公徇私崇煥主款疏語已露龍錫終不奏明若不重罪何以懲後下獄論辟而并謫成科道官毛羽健毛九葉王應斗三人時思宗方任法以督責臣下在廷咸惴惴不自保卽淡知龍錫之寃無敢頌言者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起自田間乃上疏云臣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銀鐺樹簿法庭搶首獄吏羣臣相視默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尙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也今纍

東林列傳 卷十八
輔所坐昏庸疎率爲罪督攀援耳督臣受劍制闔外
忘親忘君。債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
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此於鬼薪城。且奚加
乎。先輔臣張居正當以邊功得廕錦衣。堅辭不受。曰
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
臣疑其言以爲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疆
場事最難言。勝負何嘗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
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踟躕。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
以瑕隙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

爲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自古宰相
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惟漢劉屈氂及先朝
夏言耳。漢武決意北伐。心疑丞相阻廣利之師。故一
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撓立
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
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而獨斷然快意於一纍輔。纍
輔旣無歛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蹙芻齒馬之嫌。遂
使三台溺灰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
語。以目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爲擔安攘之略者。

乎今巷議恣謬謂殺累輔爲毛文龍報讎朝廷自爲人神攄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旣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毛文龍報讎猶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爲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當堯舜盛時岳牧舉繇貽禍滔天浮沉九載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縲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卽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亦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

四方傳者咸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書奏帝謂龍錫罪案原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爲報讎本朝不設丞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玄修豈臣子所宜言且稱夏氏是爲何語著回話道周再疏言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誤事之宰相思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閣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胷中故倉卒屬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然帝意亦漸解矣至五月因

天旱修省科臣劉斯徠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於獄
謫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再經肆赦皆不得釋福王
南渡稱號乃得復官存問卒於家

外史氏曰吾聞故老云島帥毛文龍雖當一面足以
制敵然往往縱兵淫殺焚掠以爲富沿海一帶受害
者數百萬家朝野人人痛恨謂其有跋扈意則惡之
淡而衆惡皆歸之辭也袁崇煥受敵國行間之言誘
而斬之天下稱快然斬不以其罪也故有浮言之譖
朝廷卒誅崇煥以正專擅可矣而株及機山先生則
過焉嗟乎此猶逆璫之遺禍而東林之餘殃也夫

姜逢元傳

姜逢元字仲訥會稽人登萬曆進士官翰林進中允而其弟一洪亦成進士父鏡臨卒遺言曰吾家數世皆名臣汝輩當正身立朝以勉繼先烈固也特慎勿植黨二子唯唯故當崔魏時逢元一洪皆自言非黨人而其實東林羽翼也既而逢元進國子司業充講官科臣楊所修建言宜纂定要典倣世宗朝明倫大典故事而崔呈秀矯旨開館敕大學士顧秉謙以下二十三人分總裁纂修謄錄收掌而以逢元非黨人

可用列逢元副總裁官例總裁官入館據上座舉筆判諸館務逢元舉筆忽長歎衆愕然問故逢元視所舉筆示衆曰吾持此有年矣今欲用之而有違於心吾敢違吾心以用此物哉遂擲筆而出自是不復入館先是逢元爲講官講虞書退有後言大聲曰後言非他謂旣退而小人間之則有言言小人之得持其後也御史趙南星曾用其語入疏中忠賢啣之至是矯旨謂呈身門戶革職崇禎元年起詹事仍充經筵日講官尋自禮部侍郎進禮部尙書時禮部所掌宗

藩最多積弊凡請婚請封諸事自郡府至親王各有賂逢元除之會唐王讎殺其從父請面陳越關入都都人恐羣以宗藩事責逢元逢元私啟閣密處之遂攝伏去逢元枚卜舉第一再舉又第一凡九枚卜終不用而逢元亦久厭曰吾得正身立朝以不墜先烈足矣他非所有也遂乞去請終養疏十六上後上親御門出諸章奏召廷臣給筆札各試票擬次日傳逢元及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以下九人吏部錄年貌履歷上之上已用逢元而內侍沮之曰孰有講官如

逢元倔僂者復止。至九年致仕。逢元少時夢斗魁贈詩中有金殿簪花字。自謂殿試必第一。既而不驗。至是將去會皇太子行冠禮。逢元充三加官簪花殿中。逢元乃歎曰。然則吾之終此官。豈人事哉。

外史氏曰。聞之富貴在天。則富貴者天實主之也。於時之天亦奇矣。所主之富貴。俱昇蠹國害民之奸者。何耶。嗚呼。醉耶。憤耶。熟睡耶。錯畀之耶。左右竊柄耶。吾安得梯雲而問之。

練國事傳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以進士授沛縣知縣。調繁山陽。天啟初。舉江北卓異第一。擢御史。時山東妖寇叛。巡撫趙彥不能制。國事上疏劾其遷延畏避失事機。識者壯之。會閣部孫承宗行邊。國事上疏請定應舉事宜。而廢庸撫閭鳴泰當是時。邊務久弛。承宗以輔臣秉鉞。將士不相習。而事權中制。毅然誓盡瘁。援枹鼓出關。指麾部署。義不反顧。時中朝罕持之者。人以其是多國事之力也。尋差巡漕。明年事竣。報命未幾。被

東林列傳 卷十八
論削籍先是魏忠賢以取冬衣辱尙書鍾羽正國事
疏論之坐是罷去崇禎元年詔起掌京畿道明年遷
太僕寺少卿督山西餉又明年以僉都御史巡撫陝
西時流寇方熾帝銳意用兵山陝各斬賊獻俘國事
在行間與有力七年晉寇敗逸入陝西受降已而賊
復叛帝怒逮國事謫戍廣西陝西人李遇知等疏救
不報後遇知任吏部尙書爲國事稱冤云督臣陳奇
瑜主撫與國事相左得罪非其辜詔復冠帶家居逆
總兵劉超者國事里人也詔援汝汴歸里讎殺鄉御

史魏景琦等數十人怒馬趨國事庭欲脅爲亂國事
曰惡少以睚眦殺人罪及身耳將軍國之大帥而旨
反跡朝廷一赫怒而族赤矣將軍宜守順上書陳冤
狀聽生死於朝廷超懼稍稍禁屠掠謀依總督馬士
英爲解免會巡撫王漢奉密詔討之國事啟北門以
應賊覺掩襲大潰殺漢國事履虎尾日夜鍵一室讀
書或謂之國事曰此於死生際須定力勝之吾力恐
不及正賴書卷助我耳士英受詔討賊總兵黃得功
竝抵城下國事密書與士英令許超降而擒之超故

有復貴陽功士英貴陽人德之單騎出見士英明日
舉全軍出東門得功斬其黨張獻策合戰羣賊盡殪
俘超士英於是重國事及士英擅權誅鋤東林黨人
幾盡而國事得晏然司馬之堂者以此也

外史氏曰當逆璫炎赫時而先生放膽捋其虎鬚幾
不免於虎口及劉超之叛又復履其虎尾矣至於士
英虎噬清流先生晏然坐於虎頰之下而不遭其咀
嚼豈非得讀書鎮靜之功耶所謂以定力勝之者非
耶

東林列傳卷十九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校

明

楊時喬傳

楊時喬字宜遷江西上饒人弱冠舉進士授工部主
事抽分杭州先是權關稅者以增入為能取商浮故

額時喬相天時豐歉爲經度地宜澹澗爲紀順人情願惡爲規曲盡其方無幾時課皆足又恐法不經久乃獻議於朝請稅銀止據日收數盡行起解不得拘泥以前數取盈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朝議違之遂著爲南關權事書垂永久陞禮部員外郎遷尙寶司丞以病歸萬曆十四年起南京太僕寺丞轉尙寶司再以病歸二十年補原官歷通政時留都異學繁興故叅政羅汝芳作偏其徒推爲聖人建祠祀之時喬抗疏曰佛氏之學其說主戒律輪迴因果慈悲福冊

利益粗淺僅惑庸衆自尊傳直指一入則賢知高明者信之然猶自爲一說不與儒者混爲一途自汝芳借孔子言仁孝言人心倡言人心見性成佛高談渺論曰吾學直捷不煩修爲曰吾道廣大無所障礙謂傳註爲支離謂經書爲糟粕謂躬行實踐爲腐迂謂人倫物理爲幻妄謂紀綱法度爲桎梏謂禮義廉耻爲虛僞惟一了此心市金可攫處子可摟蕩檢踰閑皆爲率性總爲無傷反道亂德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闢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從立祠聚衆禍將何

極乞敕所司拆毀散遣以彰明風教詔從之歷吏部右侍郎三十一年尚書李戴致仕署部事時喬棲止銓署盡絕請託會大察京官閣臣沈一貫移書欲留錢夢臯等其餘黨中璫皆有所庇左都御史溫純不從夢臯等取中旨留用反攻純吏部員外賀燦然忽疏叅純並夢臯等謂吏科共事察典且爲臺長溫純惜藉非銓臣夾持吏垣力爭臺長得行一意得毋盡廢公而行私乎時喬駁之曰臣與純同事一體私則皆私如謂果由於純是徇私固私也臣徇純私尤私

也徇私爲人臣大忌如有之其應斥尤在純上至夾持之說臣實不知所夾持者何事適以重臣同事二心之罪臣始事倉卒未能先幾和調後事因循未能力圖鎮定以致羣倫喧囂事局未竣職掌謂何乞並罷臣以爲不恭任事者之戒不報當是時輔臣弄權言路縱肆尙賴時喬力持之不爲所撓又請復開行取又立疏壅之法簡汰頑鈍署部事五年號爲清平時省垣競進皆自擬正陞閏陞重內輕外時喬謂今日越法易後日守格難誓不徇情壞法自某始故陞

補必要於例。又特疏請用註誤官范鐫等一百十人。遷謫官鄒元標等一百九十人。以疾請告不允。卒於官。篋無寸絲。至不能殮。四司伙助之。以畢大事。時喬天性淡泊。久處田畝。歷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官。猶不攜家。蔬食縵袍。清苦甚於寒畯。造詣剛方。不爲勢要所奪。贈吏部尙書。謚端潔。歿後。天啟間。魏逆用事。以時喬曾薦元標等。乃列黨人榜中。追奪贈謚。至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當清流之阨於奸輔。舉朝一空矣。非先生爲之置辯。朝廷其孰知之哉。讀其薦剡。曰門戶之見。彼奸佞借之以傾正人耳。在朝廷不可以門戶而不辨其賢不肖也。夫講學諸臣。所以明倫紀也。非所以樹黨而害朝政也。縱曰樹黨。亦君子之黨矣。必無害於國家也。烏可不明辨而槩以黨人目之乎。其言愷切如此。而沈一貫欲害同輔。立黨以攻。一時賢者斥逐殆盡。繼之者遂承其衣鉢。大啜諸賢。乃有講學之攻而清流受禍矣。惜乎先生年不副德。卒使諸賢淪落無盡。殆有天意存焉。

鄒維璉傳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初授延平推官孤介有大節一剄不通巡撫袁一驥嘗以私怨羅織下屬維璉多所匡救不肯枉法獻諛監司又欲爲一驥立生祠維璉立阻之以是得抗倨聲久不調凡八年始行取至京師不赴權貴人或招之維璉曰寧失臺省不可失吾節也待命闕下又二年始除南京職方主事值遼事急條上時政格不行已進員外郎以憂去天啟三年起補職方郎中卽上疏

請去債帥之弊言邊帥結納津要皆乞貸於素封之家而責償於卒伍壞武備而裂封疆病實在此臣謂中外薦典寧簡無濫寧崇實效無採虛譽則舉勅公而將帥不敢營薦居間絕而將帥不能求遷庶不至剝軍以償債則軍法可行虛言可杜僥倖去而真才勸疆場其有起色乎疏入報可時有宋明儒者自言能役神兵討賊刑部主事譚謙益薦之於朝將大用維璉復抗疏言將帥必求得人左道不可破賊乞敕當事諸臣鑒古酌今毋惑神說以貽天下後世笑吏

部尚書趙南星見其疏深嘉之南星素知維璉清方有爲及爲冢宰欲大飭銓政請於朝得就近調補司官上許之於是南星移維璉於稽勲司踰月復改考功故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南昌吳羽文已爲考功主事人多以非例責維璉謂當引去而給事傅櫬已潛通魏忠賢故因事羅織東林首欲攻維璉以撼南星又日迫羽文使行羽文遂杜門求去不許維璉亦求去南星恚上言司官不爲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維璉乃入視事會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

四大罪魏大中繼之諸臺省部寺彈章叠上忠賢初亦窘甚傅樾陽上疏自明不附忠賢而實陰構忠賢趣成汪文言之獄忠賢以有外助遂矯旨責漣沽直罰魏大忠俸并責諸臣瀆擾廷臣駭然咸惴惴危懼維璉乃上疏曰臣觀今日天下亦脊脊多事矣全恃君側肅清朝政修明庶可支將傾之厦奈何有廠監魏忠賢積惡內廷又增腹心一大患也忠賢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漣首發其惡讀者感憤至於泣下臣謂討賊之典當不踰日乃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

且有督過楊漣沽直之旨皇上豈真是非舛誤而輕祖宗天下於一擲乎夫從古大惡大奸每借小忠小信以獻媚及其罪惡既盈慘禍立見歷觀往代明驗昭然今忠賢罪狀已彰卽不請死於皇上之前亦宜亟辭厥務移住閒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不當再聽奸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卽不肯割忠賢天下倘有代爲割棄者忠賢萬死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願皇上煥發優詔獎勵直臣下忠賢法司定罪或赦而不誅亦令

謝事庶人言可息宗社可保矣疏入忠賢復矯旨切責維璉既非言官亦來瀆擾維璉知勢不可爲乃告病張訥遂希忠賢旨疏劾維璉削奪爲民尋下獄謫戍貴州崇禎初忠賢敗起南太僕少卿五年由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維璉至閩疆察吏安民禦倭弭盜竭力匡救時艱至廢寢食然與政府不合謂其黨東林也明年值紅彝之亂攻閩之霜山維璉檄鄭芝龍急擊之芝龍以粵寇未靖自引兵至福寧與戰後期不至而紅彝復操大艘突入中左焚我戰艦官軍多死

傷者維璉乃還福州趣發餉給漳泉募戰士犒有功授諸將方略以陸兵截嶺道布水兵阻諸港乘小舟出奇擊賊諸將皆奮芝龍自福寧來亦誓死戰斬獲無算賊遂棄中左入大洋維璉因上疏劾芝龍縱彝之罪芝龍方有內援上先入其言下部議維璉罪亾何賊復犯石灣海澄同安諸處維璉皆擊走之先後捷上復自劾不能平賊爲芝龍所誤而吏議已下竟奪維璉官是時維璉方大集舟師自漳州調發諸軍至銅山與賊遇苦戰凡八晝夜大敗之生擒酋長數

十人焚其舟艦器械略盡捷聞上命止論將士功維
璉破賊班師還福州始知罷官因上疏自明不報遂
解組歸久之卒維璉撫閩三年山勦海戰頗有成算
大有功於閩乃爲政府以門戶讒抑中外惜之

外史氏曰曆泰啟禎之間廷臣所稱東林君子者知
有君臣大義同道一心而已安有所謂門戶之見者
哉迨小人挾邪說以攻造門戶之名加之不欲使其
吐氣究其禍之始者江陵先兆其萌蘖而後則沈一
貫之伎沈鯉命其私人康丕揚錢夢臯等立幟以攻

其後朱賡王錫爵沈淮溫體仁周延儒陳演輩皆奉
其衣鉢而直至國凶德輝先生在廷侃侃爲公家也
孰知奸人遂以門戶讒之俾明主竟惛然莫宗亦以
爲門戶不可不破也於是斥逐之放流之而不容清
流一日安於其位卒致寇滿天下廊廟無人覆其宗
社而止焉噫小人心何心哉

孫瑋傳

孫瑋字以貞陝西渭南人登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
考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旨竟歸降桃源縣主簿累
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費廣儲蓄摧強
扶弱民賴以安時滹沱水溢從隸勸瑋乘船以避瑋
不可擇署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惟有死耳水僅
及床足而止衆服其持重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
倉塲陞兵部尙書管左都御史事瑋清廉不受餽遺
督倉管察皆有聲譽又性忠純敢直言極諫會星變

因上疏其略曰陛下有綏惠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陛下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鬪茸庸流齷齪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食積蠹冒賞積奸未盡革也苞苴風息而營謀干進者尙多驛傳費省而尅剝取媚者猶衆北邊稱貢矣而邊民之困於饑寒者無投石超距之歡廣寇稱平矣而生靈之斃於干戈者有玉石俱焚之慘蠲租之詔屢下而以掊克爲能者竭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而以搏擊爲事者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

干天和惟陛下猛力回心朝乾夕惕仍敕諭各衙門崇尚本實洗滌舊染大臣懷翼翼小心之忠小臣持蹇蹇匪躬之節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在此疏入報聞會應天巡按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相訐朝議欲獨罷養喬瑋按法兩斥之楚人之論紛起累疏乞歸至二十四疏溫旨慰留是年七月出城待命十月乃允歸天啟元年起南京吏部尙書明年改北刑部未任再陞北吏部尙書仍掌左都御史事時朝政漸亂闡寺擅權屢以母老乞歸不允尋卒於官方

瑋未卒之前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揚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丰度蹇諤英姿而匏落林泉跼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能任昭德塞違之責效拾遺補闕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聳聵以

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上竟不報贈太保未幾魏忠賢用事斥爲東林黨人矯旨削奪爲民瑋聲色貨利一無所嗜當官守法務在鋤抑強梗不爲瑣屑科條居常恂訥寡言及當大謀議衆相視莫敢發獨守經據古片言取決而於取予去就尤嚴兩辭冢宰堅請投閒以名分定儲皇之位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崇禎初復原官謚莊毅

外史氏曰余稽漢制御史大夫與丞相位埒也其可屈指者周昌之強項貢禹之清直薛廣德之敢言尙矣先生不必盡有之而持躬束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廷退而議於草野者又何多遜也跡其尸諫一疏勤勤懇懇嗚呼古大臣所謂以人事君者先生其庶幾乎

李繼貞傳

李繼貞字散尹太倉人萬曆癸丑進士授大名府推官舉卓異陞工部主事調兵部副山東典試發策以漢唐閹寺爲問時魏璫焰方熾指謗訕調官尋革職崇禎元年起補武選司改職左嚴法紀絕賂賂債帥不得通饋遺有營刺者抑之造御覽冊先戰功次列督撫薦因召對具言武臣難知狀又言邊事弊在有查點無訓練上顧曰惟爾稍有執對曰臣無寸長惟苞苴情面自分斷絕上善之四年延綏大饑繼貞上

疏請賑曰皇上以數十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所獲賦稅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董搏霄入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敕直省援納事例及贖錢俱輸粟入邊酌量脚價低昂其直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散賊不就降必就縛耳會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請撤王承恩還鎮繼貞疏覆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

綏卽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兵亦宜隨之西還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秦中撫鎮旣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信賊當消沮而後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者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必得三十萬石之粟以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還化爲民而將化

爲賊者永不爲賊賊勢漸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疏入上乃令王承恩還鎮遣御史吳牲以十萬金往賑而藩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七月因遣楊嘉謨還鎮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攜十萬金在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救賑臣回奏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繼貞嘗語人曰賊初起得十萬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於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

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雖下手詔命專使所齎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後卒如其言五年登萊兵變總督議主撫仍以官兵駐登城繼貞持不可請調關外兵解登圍亂乃定繼貞在部久邊事益練習先幾料得失瞭若指掌權倖以請託不遂嗾論之解任亾何起補尙寶司卿旋改北五月轉順天府丞甫十日特陞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天津津故水陸衝歲給遼關永薊餉一百二十餘萬石繼貞作三運接次無後期率僚佐練軍實開屯田五萬

一千頃歲收穀數萬斛城中地瀉鹵相地鑿渠井得給飲軍民大安舊制遼餉中米豆一頃每歲召賣於各州縣陸運至遼墊解等費十倍本色餉司葉廷桂侵牟不可算繼貞繩以法遂結厰衛陰中之會劉應國兵失利詭言津登兵後期論罷已上念繼貞不置卽家拜兵部右侍郎疾亟具疏辭復下南京操江巡撫之命命下繼貞已卒天下惜之繼貞負幹略以孤立得主知三黜三起居家遠權勢蕭然若寒士所著有津門草雪虹閣集

外史氏曰當先生之忤璫也幾有詔獄之禍矣嘗自懷鳩毒以俟緹騎曰吾不能若楊左堪敲朴也幸而熹宗卽崩不然殃及之矣至其經濟非當時諸臣可及奈何權倖之不容遂使三仕三黜不得大展徒爲天下所惜耳

張三謨傳

張三謨字緯典平定人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哀痛無虛日郡邑旌爲孝子弱冠舉於鄉卽負笈往師高邑趙南星南星一見語人曰張子正人也館於家者十年講學論道晝夜不輟天啟二年成進士授行人時南星爲冢宰魏黨方齷齪之人莫敢近三謨獨比屋往來不少避凡三使秦楚汝陽得免禍崇禎元年選授御史首上疏排逆黨評騭諸臣品行劾李魯生去之因早陳言極論楊維垣議論邪遁張樸張訥表

裏爲奸奉旨勘議又疏言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閣臣盡心輔導票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許言官不時爭執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爲輕浮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上深是之二年巡按福建海寇李之奇就擒與有功焉差竣掌道不快於三謨欲出之上曰張三謨才守可原他無錯着回道管事明年丁父艱七年服闋補原官上目擊時艱一疏憂國事將壞欲圖共挽其責首輔溫

體仁尤切上嘉納之或語體仁曰張御史一疏公不第當認過且當下拜不當嗾之也體仁佯懌之會冢宰缺上召諸臣面舉吏部侍郎張捷乃舉呂純如吏科盧兆龍同科道諸臣合奏純如名在逆案不可用捷力言其賢且爲訟寃三謨復奏廷推冢宰甚重卽果事非逆案亦論昭雪何與廷推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捷再三奏倘有不效臣甘認罪三謨言天下事豈堪嘗試捷語遂塞退復補贖爭之事得寢八年巡按順永保河九年掌河

南道熟審平反甚多有寶鈔活羊之賜御史詹爾選
直言觸上怒下獄命三謨看議從輕忤旨降行人司
正十一年陞光祿寺丞尋遷大理寺丞署印務上罪
司寇劉之鳳欲置大辟三謨議當戍上駁之或曰何
爲寬人危已朝廷之法從朝廷而已三謨作色曰爾
知法爲朝廷之法不知法爲天下萬世之法乎執議
如初上怒鐫三級十二年進少卿明年陞順天府尹
大理寺卿十五年內閣謝陞得罪嚴旨議處臺省新
進阿首輔意欲置之死三謨獨曰聖怒卽不可追但
故相薛國觀賜死未久不一年而殺兩相臣如國體
何於是悉從未減不數月有枚卜之典三謨與房可
壯宋玫與焉閣臣陳演以舊憾啣可壯陰激上怒遂
與冢宰李日宣掌科章正宸掌道張煊同逮下獄南
北言官交章申救放歸卒於家
外史氏曰思宗之朝忠直之臣如緯典先生者亦多
也皆置不用而用溫體仁陳演輩諂諛之徒者是何
肺肝耶邦之傾覆不亦宜乎

毛士龍李守俊列傳

毛士龍字禹門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賢能著擢刑科給事中過同里何士晉寓適楊漣至士龍從未識漣避屏後聞漣語慷慨激烈知其非庸人也卽往拜定交自是每事與楊左相左右羣小嫉之內官劉朝以盜宮下獄時魏忠賢用事朝夤緣內宣士龍嚴爲指叅旨中寢旣而朝以閣援得脫典禁兵嗾忠賢害士龍適蘇有五人擊殺緹騎之變忠賢懼乃變計離其籍而殺之先戍士龍於平陽隨

而逮之士龍乃挈妻子潛遁溪山中璫敗乃免崇禎
登極得復其官

李守俊字念敬由進士授高要令兩入秋闈皆稱得
人以治行擢戶部主事司權九江未及期而課足卽
放關通舶免其稅商人德之爲立祠以祀焉歷官至
司道天啟五年遷廣西布政時天下藩司皆爲逆璫
建祠守俊耻不赴任璫使御史田景新劾守俊黨高
攀龍削奪聽勘崇禎改元補廣西布政召對改湖廣
左布政卒於官觀過九江父老相率攜雞酒泣奠曰
放關一事目中不可復覩矣

外史氏曰禹門先生與漢之張儉其行徑何異哉嗟
乎漢與明之亾也以用宦寺而逐清流同一軌焉奈
何後世君王信任宦官甘之如石蜜而忘其毒甚於
虺蛇也耶念敬先生放關一事膾炙人口至今商民
追思不置萬曆崇禎間用宦官司權天下元氣剝削
盡矣蓋關稅一重則百貨俱昂凡民間日用布帛菽
粟無不倍價而細民重困咸思爲盜此中原所以塗
炭也元耶律楚材柄國濟益甚多至稅課長貳悉用

東坡外傳 卷十九 三
士人嘗語人曰吾蒙古性貪又不讀書罔知廉耻俾
司錢穀必至劫掠平民者矣及其卒後全用蒙古指
曰類人類人者同類之人也斥漢人爲異路異路者
不同道者也一切財賦鹽榷之司漢人不得望見焉
而平章省路津要之官皆用蒙古交相徇庇上下征
利直至民窮財盡人人思亂而朝廷不知卒亾天下
而後已嗟乎元與明用小人與民爭利而亾又同一
軌也

蔣允儀傳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進士初授桐鄉令以廉
明著調繁嘉興邑困於賦役由田不均之故也允儀
乃作均田法上之當事民乃得甦以最擢御史抵任
卽劾王紹徽奸貪狀紹徽革職時魏逆竊柄允儀於
冬至節上扶陽抑陰疏言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
陰也忠賢怒矯旨切責奪俸出按三秦盡釐諸弊秦
民大安回道後京師傳言魏璫嗾上親征哈利慎部
因巡狩各塞允儀乃上疏曰古帝王之用巡狩者因

東林及傳 卷十九 三
與民分土。人各有君。而生殺予奪。皆由諸侯。大主虛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守。遐陬僻壤。君德厚涼。人情苦樂。孰得而知。且黎庶何由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廷見耆老。以示四方。知有共主。而操生殺賞罰之權。諸侯之命繫焉。而不敢肆志於吾民也。後代四海一家。天子一尊矣。一命之吏。廢置皆由朝廷。又何必巡守以重勞焉。至於哈利慎部。則素貴英人。犯不過命。一良將帥。三軍在征。可耳。又何必天子側身戎馬哉。疏入不報。然親征之說遂止。既而王紹徽賂忠賢。

起爲都御史。喉門人蘇兆先劾允儀爲東林渠魁。削籍歸時。李應昇被逮。下北鎮撫司。寄詩允儀曰。與君夙昔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允儀得詩垂涕曰。正恐我亦不免。一逮耳。崇禎改元。起掌河南道。遷太僕少卿。轉巡撫。鄖陽密疏唐藩不軌。上因撤其護衛。移撫襄陽。因守道。徐景麟誤傷官兵。株及允儀。亦被逮。論戍。後以護陵功。推屯田都御史。未任卒。著有洪香園文集。行世外。史氏曰。先生洞悉巡幸之禍。而力沮其謀。蓋鑒於

秦漢隋代及武宗也。九邊之官吏軍民幸矣。夫大舜
五載一巡守。國不費而民不勞。良由兵衛少而征求
寡也。若秦皇帝後車萬乘。漢武帝旌旗蔽空。隋煬帝
舳艫千里。不用民力者乎。當煬帝之出也。宦官之株
求侍從之需索。閭閻之鋪張。行宮之供奉。牛羊雞犬
日以萬計。所過地方。燈樓綵市。陸離相接。娼優龍陽
之供奉有司。以千百集矣。大臣小吏。乃至縉紳子弟
及監生。生員富商巨賈。皆命進骨董。以爲敬。行宮帷
幔多置麗人。以待幸。於時百官無不竭力拮据。剗肉

醫瘡。是以有賄寺宦者。賂嬪妃者。購左右者。以求陞
遷。餽送侍衛黃衣。貨賂宰相九卿。揭債借帑。以邀榮
寵。扈從大小臣工。皆飽囊果橐。盈舩滿載以歸。而海
內窮矣。盜賊安得不起乎。先生之疏。所係豈小也哉。

東林列傳卷二十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霽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侯恪傳

侯恪字木庵歸德人御史執蒲之中子也萬曆四十三年進士天啟間為編修與楊漣繆昌期諸人遊漣

東林列傳 卷二十一
條上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趣恪代其稿忠賢怒謀殺之而其假子鎮撫司田爾耕素善恪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宥之耶忠賢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恪話故舊恪故喜飲酒與嬉笑飲酒酣爾耕促膝附耳言公方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吾魏公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意恪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慚慙已而乃大發怒去會魏廣微以大學士知貢舉而恪爲其下校官廣

微心嗾恪恪所薦鄭友玄宋玫卷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恪恪力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一官負天下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劾恪罷官忠賢矯旨令恪養馬恪卽日掛冠去未幾忠賢誅故得免崇禎初起爲庶子與輔臣韓爌詞臣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頒定逆案遷南祭酒考祖制定監規疏陳六事太學諸生聞之曰是嘗與魏相爭鄭友玄宋玫者耶願入成均者近萬人明興三百年來未之有也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玄以

御史直諫被謫當世名格爲知人格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以病請歸尋卒年四十三所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歸德詩卷在掠中子方岳奮身往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得存長子方鎮有才名城破死外史氏曰先生尊人爲朝廷骨鯁直臣而先生之直又如矢焉然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以天下事感憤而歿不能以老壽終人皆惜之

金士衡傳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父應徵故廉吏居恒不營生產及士衡爲令有父風吉水鄒元標侯之舟次見其臥具敝敗因餽以二布大歎服而去由是兩人遂相友善二十七年用卓異徵闕三年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是時中使四出以採礦監稅爲名所在恣暴民不堪命士衡上疏曰曩者採於山權於市今則不山而採不市而權矣此曹刑餘小醜市井無籍不知宗社遠謀一旦假以科

權貪饕無饜如楊榮倡釁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此其尤著者也陛下深居內廷目不覩閭閻飢莩之色耳不聞士女齎咨之聲峻削殆盡而猶耽耽逐逐不知顧恤夫今天下亦多事矣水旱之虞盜賊兵燹之警所在有之蕭礪豐沛之間河流泛溢破城決隄平陸滙爲巨浸居民化爲魚鱉顛沛流離之衆易爲生亂忍復橫征巧取以蹙之哉是故一權採也及今議罷猶可以安易危以泰傾否其權在上不在下設或因循不止獸窮則攫鳥窮則啄

其權在下不在上權不在上而國家之禍有不可言者矣陛下停止之諭不啻再四柰何明詔之而明格之重天下疑也夫始而疑中而駭終而相顧太息以爲給已太甚得毋羣起而以不肖之心應陛下歟語云信者國之寶需者事之賊惟陛下果斷而加行之則宗社幸甚不聽於是我兵方起建州將取遼陽舉朝莫以爲虞士衡獨憂之因上疏曰滇南之有鳳騰霄粵東之有文彛此藩籬之患癰疥之疾也遼左之有大敵此門庭之患心腹之疾也昔人謂女直兵滿

萬難與輕敵况乎生聚訓練以十萬計哉又曰神京
資薊遼爲臂肘薊鎮又仗遼左爲犄角遼危則薊鎮
不得獨安薊鎮危則京師不得晏然而高枕此忠臣
義士所以拳裳投袂不能自己者也旣而甘肅地震
復上疏曰臣聞天反時爲灾地反物爲妖前此湖廣
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霾晝晦告豐潤以地陷告
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告山東山西以牛妖人
妖告今甘肅又以天鳴地裂山崩川竭告矣陛下謂
此治徵乎亂徵乎若明知其亂而泄泄從事是以天

下戲也夫天下者祖宗櫛風沐雨百戰而得之天下
也傳至陛下何以屑越若此邇者邊軍告匱望闕門
而號泣者不可億數而大內所積朽腐充斥自若也
陛下何不出帑金數十萬分給九邊俾荷戈枕戟之
夫藉有宿飽卽驅之効死疆圉何不可之有自稅使
之出也有年於此矣小民藜藿不飽短褐不完蕭條
困苦棄墳墓捐溝壑言之痛心酸鼻而縱橫掙尅者
日夕不止譬有厖羸垂絕之夫責以肩重而行千里
其果能乎哉夫古之鹿臺西園瓊林大盈非不富且

厚也。然而無濟緩急，此覆轍之遺轍，已事之明鑒也。陛下若復遷延其間，則兵已困矣，民已殫矣，外則敵人乘虛而深入，內則山海之嘯聚，草澤之窺伺，一夫狂呼，羣起響應。當此之時，上下離心，其誰爲陛下捍禦者？土崩瓦解，莫可收拾。轉盼旋踵，大事且去。然後陛下悔之，亦無及矣。又不聽士衡在南京諸科臣缺員不補，每兼掌六科事，章奏數上，中間危言極論，約略相類，聞者爲之擡舌不敢下，而士衡卒不顧也。逮神宗旣棄羣臣，不十餘歲而天下大亂，浸淫以訖於

亾，殆不出士衡所揣云。三十八年擢通政司叅議，旣與鄒元標友善，又數稱巡撫李三才可大用。朝中目爲東林黨魁，竟中忌者以考察降浙江鹽運司同知。不赴闕十年，用元標薦復起兵部郎中，進尙寶卿。至太僕少卿。天啓間忤璫斥爲東林，遂引疾歸卒於家。士衡再世仕宦，生產不踰中人所居屋，僅完壁亦絕不措意。先是楊應龍伏誅，土酋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嘗劾象乾起釁，最後象乾弟象恒以巡撫抵吳，意弗謂善也。已廉知士衡清介

狀始稱說不置吳中自是遂兩賢之南京有妖人劉天秩之獄兵部用匿名書株逮甚衆士衡又嘗上疏固爭凡無辜得免者數百人其居官平恕且侃侃不阿蓋如此

外史氏曰先生之慮天下國家瞭如指掌矣奈何不用其言而卒棄其人俾老死猷猷此我朝之所以興而有明之所以亾也

馬孟禎姜習孔列傳

馬孟禎字六符桐城人幼孤授徒奉母與同里左光斗相友善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考官葉向高奇之爲延譽聲名大振明年成進士知江西分宜縣悉心撫字會以逋賦被督民恐失孟禎亟相戒輸納不數日立辦三十四年行取授廣西道御史孟禎性剛直遇事敢言旣爲言路益慷慨思樹立首論輔臣朱賡謨國及王錫爵徇私滅公狀有旨切責又言京堂官冒濫劾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又以災變疏請御

朝開講亟發章奏。遴補部院大臣，并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皆不報。石埭人孫大功居京師，力能通權貴，以採生割劊自恣。孟禎廉得實，坐院署立捕之。中貴再四請不聽。卒按論如法。巡太倉銀庫例進羨金萬餘，奏罷之。曰：國家何事不可取贏，稍崇節儉，清冑濫，即可得數十萬，何爭此羨為？時諸臣為稅監誣陷逮繫，甚衆。至是，叅將李獲陽斃獄。孟禎言：獲陽已不可復生，在衛獄尚有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知縣滿朝薦在刑部獄，則有知縣李嗣善，本皆循良，適遭羅織，久困。

圖圖將為獲陽續至。楚宗一案，羣奸誣搆，除已就戮外，見發高墻甚多，孰非高皇帝子孫，尤聖心所宜矜恤，亦不報。代王庶子鼎渭、鼎莎爭立。孟禎援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制，謂今宗藩一書不知刻自何年，何人私改增減。夫代府諸宗已不能以嫡之一字曲庇鼎莎，而說者因渭母裴氏未經奏選，欲以濫妾之子加鼎渭，此可據乎？請嚴查核，則渭莎之當立不當立，自明。部覆從孟禎等議，立鼎渭為代世子。四十年順天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於中書，于發藻房搜

中落卷童學賢等孟禎發其奸學賢坐黜之麟降閒散官給事中孫居相因追論湯賓尹韓敬庚戌會闈事敬以不謹閒任戶科商周祚欲并罪知貢舉吳道南孟禎言場事勘議已明不宜波及公正大臣且有道南之言而查號簿因查號簿而居相得聲其罪則道南爲發奸非欺蔽時服其公明年巡視長蘆鹽政四十二年按山東福王之國奏請贍田二萬山東應給四千四百餘頃王意欲奪民膏腴孟禎不可計租準值如故事王左右復誘王遣承奉至登萊覈田郡

邑騷動孟禎列其暴橫狀謂會典所載各王府不許占買民業其欽賜地畝租稅例赴州縣上納不許輒自收責煌煌祖制世世守之陛下誠愛玉俾之厚實亦宜予以美名漢之河間東平可法也况山東東連遼海西則河漕疾騎抵都不過三日可使臥榻間卒有震驚不可測之憂乎臣寧負福王不敢負陛下王就國初由舟行已欲改從陸孟禎復止之請待奏報王不懌而止當是時國是日非廷臣各倚門戶京察大典南北各以意爲去留互相攻擊孟禎言銓政失

東林列傳 卷二十一 九
平科道外推不當任私意疏叅顧天峻蕭雲舉等又
論荆養喬熊廷弼許奏宜勘與吳亮嗣宮應震等議
不合出爲廣東副使辭不赴天啓初薦起南京光祿
寺少卿轉太僕寺丁內艱魏忠賢竊政諸東林善類
斥戮殆盡御史王業浩劾孟禎倚恃權奸且與左光
斗善削奪爲民光斗被逮時詣孟禎以子孫爲託孟
禎慨然曰吾事也以孫女許配其孫之乾崇禎改元
王永光尚爲吏部尚書故嘗爲孟禎論劾欲得一通
問孟禎笑曰吾老婦乃復以趨時屈節耶遂不起

姜習孔字素臣浙江遂安人家貧力學舉萬曆三十
五年進士授湖廣沅陵知縣沅故三楚邊境地連黔
蜀苗徭雜處習孔加意撫循邑苦養馬累民克役者
多蕩產力請免遂著爲令未期丁外艱服闋補涇縣
稅契例有羨餘習孔置帑中脩公用縣門井泉甘冽
禁民不得汲習孔榜門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平聽其
汲取民至今便之調繁無錫邑衝事繁晝夜判決無
留牘時邑人顧憲成高攀龍創東林書院講學習孔
政事之暇往復講論無虛日所拔士馬世奇等皆爲

名臣以治行高等擢南京吏科給事中省垣例受民詞習孔首禁絕五總省篆再巡京營司內外計典夙弊爲之頓革復奏蠲南直隸鋪設三殿銀百六十餘萬有以羨言者不爲動也時魏忠賢擅政習孔疏論魏良卿等世襲又薦高攀龍及文震孟孫慎行等奉聖夫人客氏出居外已有旨復入奉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具疏爭帝震怒御史王心一申救並得罪習孔抗疏畧曰客氏乳哺之勞臣豈不仰體第皇上卜吉遣行明知其不宜久居宮闈也以出宮爲是必以

復入爲非能斷大義於前卽當割小恩於後三臣雖稍煩聒而一念忠樸實愛君父臣非爲三臣惜實爲國家惜耳疏入以不諳事姑免罪尋陞南京大理寺丞當是時璫燄益張攀龍及楊左諸人皆死御史曾應瑞希璫意以習孔嘗薦用攀龍等不知其人視所舉存旨削職追奪誥命崇禎改元復原官廷臣交章論薦補原職陞南鴻臚寺卿謝病歸

外史氏曰兩先生立朝直言侃侃爲東林表帥一時宵小無不畏憚尙肯容之乎乃一逐不起亦知天下

事不可為矣。故其老於田間也。

梅之煥傳

梅之煥字長公，兵部右侍郎國楨從子也。父國森舉鄉薦，早卒。之煥從其母劉居山東之沈莊，倜儻雄駿，年十四為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九中。中輒一軍大呼，射畢，長揖上馬，竟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之，煥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同游。漫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輒舉手推墮之，鶩沒，泗水僅而得免。旁人皆懾，讐之。煥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

萬曆三十一年與楊漣同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之煥在翰林語則矯首厲角坐則掀髯鼓掌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暖姝相向者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年出爲吏科給事中卽上封事言方今天下民窮餉缺寇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虛文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可省是太祖高皇

帝之例耶抑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忤國事於不可爲也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之常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之煥旣扼腕時事疏屢上不見省又於門戶一無所附麗居六年出爲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冤核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

隨時發遣，獄成於手中，迅疾如神。嶺表多盜，用沈命法，分行收捕，卽時伏辜。惠州豪沉烈女於水，擒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刻碑以誌焉。宦家子倚父勢爲奸，擒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令子就理，寃民如墻而立。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勢家子痛笞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也。卒自改行爲善士。海寇袁八老掠潮州，殺守吏潮，非之煥所部，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懼遁降於閩。

後之煥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之煥於登州，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爲公死乎？其爲劇寇，畏服如此。天啟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議，遷太常寺少卿。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懋丁母憂歸里，未幾逆閹之難作，先是楊漣爲兵科都給事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左副都御史，案劾魏忠賢罪狀，羣小嗾閹興大獄，逮漣，拷死。言官擿抉漣黨以之，煥爲首，指漣就徵。日之煥往送，執手慟。

哭誣之煥在省中受賄牽連卽訊當是時緹騎四出之煥自分必逮而獄久不決每頓足曰我豈不野貓頭豈若闔忘我耶野貓頭者蓋平居與漣相爾汝之辭也已而又曰至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媼息之手大丈夫當刺血草奏告於二祖十宗撼承天門痛哭引歐乃自剄北闕下肯低頭駢首作圜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襤被馳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遏信陽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永別強爲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日邸報至坐追贓遣戍思延笑曰可

以歸矣之煥跨馬歸據鞍舐舐如有失也烈皇帝卽位召還以原官巡撫甘肅土魯多蠻犯塞軍乏見糧之煥鉤板邊吏邀勒淮商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銀三萬有奇戰士宿飽乃爲三覆以待敵遣羸卒數百人領羸畜誘之遇敵反走敵略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敵驚將從間道闌入則二覆起邀其後之煥親率標兵夾擊遂大敗斬首七百餘級生得銀定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麾下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復大入塞病痢大黃山下

枕籍相望諸將請掩捕之之煥曰鄙哉用是得侯何
不武也遣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磧地活汝慎毋
恐踰月病愈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溫體仁用閣訟
攘相位之煥數飛書中朝別白是非體仁深啣之思
中以危法二年我兵薄都城奉詔入援總領兵譁於
途之煥駐蘭州再次邠州奉詔還鎮已又趨入援迴
折數千里半年始至本兵希體仁指劾其逗遛欲用
世宗殺楊守故事上不聽遂罷官歸久之體仁當國
豪宗嗾邑子上書告之煥體仁從中主之之煥自是

不復起流賊越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之煥戒守
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鄉人子弟僮奴警巡迺
遠偵探援兵登陴守者恃以無恐八年春賊乘夜遶
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張獻
忠每過城東戒勿近沈莊西陲兵所在焚掠過沈莊
必斂兵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
保生之煥既以前事回籍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
加級廕子忌者阻之終不召用崇禎十四年秋病卒
初之煥與同邑侍郎陳以聞好楊漣初歿語以聞曰

昨曾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之煥曰日午時忽見竹亭篁籜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書中未盡之語汝為我證明之言訖而歿之煥罷鎮里居賊八年不敢窺歿後二年獻忠陷麻城猶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其墳羅拜而去

外史氏曰天不欲太平宇內以梅君之賢足以仗三尺劍削平小寇奈何終沮於賊相豈非氣數歟

侯震暘傳

子峒曾

岐曾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啟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閣臣沈灌相表裏勢燄張甚既遣出宮而熹宗思念流涕至日盱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疏爭謂禮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欲為之練冠有司執論乃止夫古之慈母職兼教養猶恩以義絕何況今之么麼里婦其可數昵至尊哉女德無極高明不祥陛下即為客氏富貴計

亦當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不可。宮闈禁地。姦璫羣小。率睥睨其側。內外鉤連。則借叢煬竈。存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此陛下之殷鑑也。疏上。讓震陽沽名卒。不省會遼事。方棘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兩人者。不協。數持論相牴牾。兵部尚書張鶴鳴頗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震陽逆知

其必敗。疏謂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什之。無不可者。有不如。然則督其明白。回奏以聽。處分收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於密雲。而出本兵為經略。鶴鳴威望素著。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本兵如不可出。則遂以經略授化貞。另擇沉澁有謀者。代為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以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水陸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

延猶豫決債國事於是方有旨集議而廣寧陷矣化
貞廷弼相率遁入關門猶數奉溫旨責以戴罪立功
震揚大憤懣再疏謂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討論法
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
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既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
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
仍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倉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
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而所謂守者將如
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百萬餉以收全局乎抑止摺

撫殘卒出之關外以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宜者廟
堂之上欲行法則牽於情欲徇情則制於法及今不
早定逃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者罪蓋
略如震揚疏云已遂糾閣臣沈淮結納奉聖夫人及
諸中官爲朋比具發其構殺故監王安狀帝大怒命
調外任繼又鐫二級以歸震揚任吏科才八閱月章
奏數十上其大者率係國家安危治亂詞最切直爲
小人所深憚竟用是得罪去然訖莫能害也及震揚
歸未幾而黨禍遂大作矣越五年卒於家其明年爲

崇禎元年子峒曾以主事奏曰先臣震賜用狂直得罪先朝幸遇陛下復官而先臣已不及待先臣觸忤權奸持忠入地倘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特贈太常少卿震賜凡三子峒曾與岐曾最知名峒曾字豫瞻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吏部歷官郎中出爲江西提舉叅議會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及峒曾將謁見長史戒宜引咎拒不答既入見王問誤黜兩宗生亦譴責胥史乎峒曾毅然曰胥史何罪此曹奉叅議所奉朝廷令甲也

胥史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直不能有加而罷峒曾守正多類此累遷嘉湖道左叅政以卓異被舉召爲順天府丞是時所舉僅五人與峒曾同舉者穀城方岳貢江陰張有譽皆旋至大官而峒曾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召爲左通政又以疾固辭我師下蘇州偕進士黃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既陷趨投池中未死兵鉤出之遂遇害子演字幾道演弟潔字雲俱皆從死嘉定殉國最烈者吳人訖今推侯氏黃氏耆老述之至泣下岐曾字雍瞻國子監生少以文行與峒曾

齊名峒曾既死越二年軍府召購故給事中陳子龍子龍雅善岐曾嘗過宿其家旬日去岐曾遂坐累備受慘刑者凡二十七次終以不屈死至今傳侯氏雙義云

外史氏曰先生於國家安危治亂固已籌之熟矣其如執政茫然若有鬼物憑之者余讀先生傳不禁歎為咄咄怪事嘗謂前朝之凶雖曰天意實人謀之不臧也其子當灰飛烟滅之時猶能植綱常名教於大壞之日其亦得家教之深歟

易應昌傳

易應昌字瑞之號白樓江西臨川人舉萬曆丙午省試明年成進士授福建甌寧知縣歲大水漂沒田廬男女無算應昌拯恤備至民賴以甦臺使者按部偶以他事相拂掛冠而去使者廉其治狀為八閩最引咎謝過焉四十八年召擢河南道御史有旨俾巡漕政諸所釐剔漕運不梗天啟元年巡按應天旋改督學陟大理寺丞進少卿時魏璫方熾諸正人纍纍削奪應昌亦坐斥家居崇禎二年以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起佐臺務疏請清吏治奠民生極言州縣蠹胥之弊人以為得弭亂之本明年正月擢左副都御史先是薊門失守烽火徹大內京師戒嚴刑部囚有逸者思宗震怒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獄以新尚書韓繼思議獄輕革職命應昌署都察院事更擬以聞應昌仍以杖上屢旨駁問應昌曰法如是止矣臣不敢以已官易人命帝大怒并逮應昌令錦衣鞠訊而杖司官徐元嘏五十當應昌佐臺時御史史堃高捷賚緣冢臣王永光不由司具稿遽題復堃等職都御

史曹于汴惡之不為容取堃等即入陛見于汴以亂臺綱乞致仕去堃等因汴詰之應昌疏糾兩御史奪其俸至是為蜚語言應昌黨庇邀結激帝怒坐以違旨徇私置應昌大辟大學士成基命府尹劉宗周講官文震孟力救不報會京師大電雹鞠應昌之日雷震審官案帝稍警悟命緩其獄并停天下刑明年四月旱步禱不應司天言大臣獄有寃者始赦出論戍後數年放歸南渡時晉工部侍郎卒

外史氏曰當烈皇帝時小人林立以陷忠良天亦怒

矣。時發雷雹以警之。而奸佞不畏。猶日圖君子之命。以快其心者何耶。嗟乎。氣數不惟能束縛人。并天而束縛之矣。

東林列傳卷二十一

沈 霽載陽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蔡世英 偉人

全校

明

孫慎行傳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疏言

宜存國體時論違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歸
輒捷戶著書不通一客累遷禮部侍郎署部事時光
宗儲位雖定而福藩猶未之邸慎行敷陳調劑趨令
就國隱然有羽翼功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藏
主諸王選婚諸禮皆守正力爭楚獄久寃議爲平反
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念其事與東朝
相類急正之以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卒
按法持之又請祀羅豫章李延平於文廟在部逾年
請告去竟被京察罷職昌啟間再召爲禮部尙書先

是光宗大漸李可灼進紅丸服之晏駕民間訛言被
弒慎行不勝痛憤上綱常大義一疏得旨下九卿科
道議議上詔奪從哲官而戍可灼二三逢內者意不
懌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告歸會副都御史楊漣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楊旣拷死而慎行以論紅丸
坐戍得寧古極邊慎行坦然就道而上晏駕璫伏誅
得解戍未幾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召高臥不起崇
禎八年有旨廷推閣員特召慎行時已病疏辭不允
扶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天下惜之年七十一贈太子

太保諡文介。主事而卒。天下皆之。其子。外史氏曰。天欲亾明也。先芟夸正人盡矣。所存者一。二老成。又流竄遐荒。當其起用之日。天下莫不延頸望之。乃竟不少假以年者。何哉。君子曰。是天欲亾明也。

于孔兼傳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自少事大父母。及其昆季。孝友備至。登萬曆庚辰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主事。累遷儀制司郎中。磨勘戊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人。皆當路子弟。駁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諡忠恪。得旨奪諡。朝貴咸目憚之。既而累疏爭三王竝封。議竟寢。及疏救考功郎趙南星。語侵閣臣。遂落職。調安吉州判。赴任。卽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錫山。與東林講席。其論

學一本於程朱諸新說與舊相盪者塞耳不欲聞嘗
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
是儒門真儒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
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
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
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
歆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念纔見
器度汝曹識之當沈一貫以妖書加害沈鯉極力周
旋得脫於禍人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暇巾車櫂
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
以壽終後逆璫以其曾救南星也指爲東林矯旨削
籍崇禎初乃復

外史氏曰儒者之學天德王道而已先生以志矩名
堂志乎天則也志乎天則而天德全矣天德全則成
真儒而非徒從事語言文字之儒也讀先生願學齋
述觀先生立朝直道自是儒之真者矣

薛敷教傳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幼侍祖方山與聞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與顧憲成高攀龍締交互相參討學問益深萬曆己丑成進士觀政時會御史王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時來耿定向交叅之敷教憤然起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平津曲學金陵險陂之語忤執政勒令回籍三年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時有詔並封三王具疏力諫復貽書王錫爵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錫爵恚

甚然事因之以寢。未幾京察趙南星因斥當路私人，被逐敷教抗疏申救，謫光州學正。與士子砥礪德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熏其德者，如在春風中。尋丁母憂歸，遂不復出。日從東林講學，苦自刻勵，垢衣糲食，出入不假肩輿。止一蒼頭以隨。中年婚嫁相續，負郭殆盡。知交中有諷其少通融於交際者，婉謝之曰：「少乘一節，老而淪之辱，殆甚焉。」卽同志所遺，亦不受。其有問病餽藥餌者，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性至慈，蠕動不忍加害。其於人則油油與偕。」

雖至俗客，不作分別見。獨耳目所及之凶人，必翦之而後已。至於解人厄，揚人善，終日孜孜，常若不及。平居每日學，苟不窺性靈，任是嚶嚶不汗，終歸一節。又曰：今人所以不甚講學者，謂講學爲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都真心不自欺否？機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聞耻惡衣惡食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聞天下一家之說，畢竟不至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於天下哉！人以為至言。年五十九卒。學者稱玄臺先生。私謚清端。著有浮弋集。泉上

雜語續憲章錄藏於家歿後天啟中逆璫引繩批根謂其曾救南星列之東林榜中頒示天下云

外史氏曰先生嘗作真正銘云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物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非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用我今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

矣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嗚呼誦斯銘也可以想見其人矣

安希范傳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幼有夙慧弱冠登萬曆丙戌進士官行人當入臺省而格於年有諷以增年者希范曰安生不以臺省重也遷儀部念母老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共以銓部擬之矣希范曰安生不以銓部重也竟得南司封會王錫爵當國多斥異己者希范上言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敢言之士俱不安於位如趙南星趙用賢孟化鯉人皆知其剛正而次第屏黜孫鑰李世達李楨雖才品不同而先後去國行

人高攀龍一疏竊以爲皇上之忠臣亦輔臣之諍友而反蒙重斥於是人心公論不能無責備於閣臣願皇上嚴諭閣臣無植私黨疏入嚴旨逮問上怒解削籍歸居膠山之西林適顧憲成集遠近同志講學東林忻然從之別掃一室讀書其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直臣遺老半入啟事希范恬然不之間猝聞鼎湖再賓驚逃痛泣者終日卽命駕之吳興菁山營菟裘矢終焉之志嘗作詩寄憤有曰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

賜金一腔熱血見乎辭矣尋病卒年五十八天啟初贈光祿寺少卿學者稱我素先生平時與高攀龍講性命之學攀龍曰性命微言與他人言多不解與小范言輒解每好讀書論事謂六經文章之祖經世之謨外此則溫公記事本末誠古今得失之林也後逆璫指爲攀龍同黨入東林黨人榜中昭告海內削其贈官崇禎立乃復著有養心日劄讀書日箋荒政撮要武備私考文獻通考刪諸書藏於家

外史氏曰先生天資近道類於陳仲弓郭林宗其人

幸薦剡將及而先瞑耳倘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正色危言其有不從楊左周魏諸君子之後者乎

顧自崇禎立後時存節義公日隆讀書日異詩文日進
辭賦益繁而國政入東林黨人時中朝官職內侍皆
與水其服慈公請率其諸生歸省舍皆於之林也
蘇有輝派時校河古書集諸大儒以純之無不
其心之誠也
顧於
金

劉元珍傳

劉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陞郎中以親老引疾歸養者數年再補南京職方司郎中覈假冒黜羸弱裁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時大學士沈一貫當國以楚假王事忤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又以次輔沈鯉右正域并忤之刑科給事中錢夢臯一貫私人也遂疏參正域并及鯉於是楚王遂以為真而正域卒罷去妖書事起一貫思嫁禍於正域夢臯又直指正域與鯉所為引繩

東坡先生集 卷二十一
批根將一網異已者乙巳京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
左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夢臯與其黨多麗考功法
一貫盡惑神宗謂京察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且留
察典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元珍乃抗疏曰朝廷
磨礪一世伸正紳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
惡無或勝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一切聽之公評而佐
天子持衡為使人務節義而重廉耻於是君子道長
而泰道隆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
其人者又不意有頑鈍無耻如刑科給事中錢夢臯

其人者夢臯推年例而參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
議壘斷如市士林不齒迨兩蒙錄用濫被殊恩因此
盡惑聖聰猜疑部院并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
察諸臣繫留中矣國家代守之典章辱越於今日朝
野駭然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
之門從此以開大可慮也夫使夢臯羞惡未泯亦宜
驚彈射而斂跡胡乃猖狂自恣轉作風波駕言楚事
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測將異
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以開甚可畏也夫使政本之

地不私一人則奸慝無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
乃沈一貫實爲戎首自秉政以來曾不聞佐輔皇上
救生靈於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年來
比暱僉人乖謬尤甚卽如京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
夢臯而故暱之又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
由一貫曲庇私人爲術甚巧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
挾威以箝下旣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
德以固其交頓令百年鉅典忽焉決裂而皇上顧獨
任其咎一貫生平機械畢露於此夫以輔弼之臣不

能導皇上驅逐羣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爲叢奸聚
慝之圖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奧者高張無忌將來
誰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妄如
此敢犯清議而不顧如此有爲之鷹犬如夢臯其人
者將何所施而不可近見夢臯諸疏無不橫恣胷臆
以黨名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
而得羣恣邪謀者所關治亂安危之窾會良非細故
幸皇上自爲社稷計少留意焉疏奏神宗玩之不已
意不忤也一貫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元珍議

不可息。適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而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一貫欺罔誤國有旨元珍與時雍皆削籍而一時被察得留者亦免官其明年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極論一貫奸貪遂罷相而元珍摘奸之功爲首歸十六年值光宗卽位徵言事廢棄者起爲光祿寺少卿是時遼瀋旣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衆數萬入內投謁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元珍上疏曰國縉爲李成梁義兒狼狽相依種害遼左成梁棄朝廷

疆土國縉代爲營賄倖免誅戮無窮禍本實基於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李如柏主議和之策獨忌劉縉爲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私人誘入伏中松與縉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留一則合門碎首如柏爲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湊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縉與如柏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柏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

臂之用否其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叅解任踪跡詭秘不知東還以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千鈔萬鎊之中直待河東盡沒河西危同累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爲單弱况山東礦徒素號驍勁矢不外附國縉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牽制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欲問道登萊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况遼瀋之凶皆以降人爲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攬入其中果爲國縉招撫者

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凶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旣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瘴莫決坐令戎行勝氣漸廢於廷議迂緩之中甚可惜也疏奏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矣未幾卒於京邸年五十一初元珍以建言歸也與顧憲成講學東

林自喜得歸宿地又與錢一本爲同善會表章節義
優卹鰥寡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元珍曰痼疾一體
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嘗有知交當路蘓之富
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元珍怒叱去之徐廉其
冤密爲雪理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平居以子
路自負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
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爲
口舌其實彼之不好名乃端爲決裂名教地也當東
林爲天下彈射元珍謂高攀龍曰此吾輩入火時也
無令其成色有減可矣後亦以東林追奪烈皇帝卽
位詔復其官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
湖畔逸農遺稿

外史氏曰吾聞先生之爲人嫉惡甚嚴一佞人在其
側輒如物梗喉間必吐之而後已蓋其所稟者剛德
居多剛者天德之首聖人所謂無慾之剛也先生其
無慾者哉

貴弟可加兄非序也。且陛下欲法肅皇帝乎。肅皇帝建儲在嘉靖十八年。今已逾二年矣。皇貴妃恩禮過於中宮。即萌尊嫡之心。皇元子與皇諸子。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傳聞陛下曾失言於皇貴妃。因執爲信。以要陛下。此皆肅皇帝所未有也。陛下惡諸臣激擾。一人言之。則故遲之。一年既而又一人言。則又遲之。二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者。庶得曲就昵愛之私。不思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睹。疏入留中。踰三月。給事中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得旨杖養浩。

并革一本職。歸里杜門。絕跡公府。郡守歐陽東鳳。建先賢祠。傍構經正堂。共推講學。時宜興有明道書院。史孟麟主之。無錫有東林書院。顧憲成主之。三人往來講習。四方士大夫興起者衆。於是小人害正。指爲朋黨。一本講習如故。若不聞者。嘗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也。居恒自省。有曰。旣戴天履地。而爲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生平無他玩。

夏木及傳 卷二十一
好獨潛心於六經。濂洛諸書。下至天文地理。無不披
究。而於易學尤深。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作像鈔。
又歷敘儒學正傳。爲源編。滙編。自出心得。勉人學問。
爲黽記。每過東林會講。學者翕然從之。羣稱啟新先
生。年七十二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
外史氏曰：先生之易學最深。蓋人但得之於辭。先生
則得之於象。朱子有曰：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
得者深。先生之於象。得之深矣。自像象管見及像鈔
出。而學易者有所歸止。功亦鉅矣哉。

李復陽傳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無錫
縣令。蒞任編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
疫癘。捐俸出錢以蘓民困。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
莫不樂親焉。向爲江右李見羅門人。傳止修之說。至
是與顧憲成講學黌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
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興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
會。朔望紳士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
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

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劘惟茲內訌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遷通政司左叅議卒學者稱元冲先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爲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令無錫而四境大治其功業至今猶能追道之也至於立朝以讜言進不撻邪徑節介著於一時非得學問之正曷至此

周孔教傳

周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萬曆朝進士初命臨海以循卓徵入爲御史適趙南星論時事忤當路其客諷孔教糾之不應吳比部徹如特疏彈之時臺省官閔然起曰言官論人者也非論於人者也奈何壞我體面將合疏排焉孔教又與萬二愚諍止之曰若如是攻擊則禍在國家矣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時孔教爲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乃與王銓

部澹生力言其不可而止。及巡撫江南政暇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講正心修身之學明程朱之正。他如舉劾各屬賢否請停織造浮派諸疏言言痛切。至於戊申救荒一事尤爲披瀝肝膽哀痛迫切一字一淚。令人見之而不忍讀。讀而不忍竟者其爲政惟虛衷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其一片精神所注非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已也。與顧憲成高攀龍爲石交每事諮詢以是善政滿江左後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竭蹶北走。泪與叫閭闔乞直指爲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一則曰大得民心一則曰久著勞績命下促赴河任遂行。後逆璫斥爲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外史氏曰吾於先生之爲政而知其所學之正矣。周官有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先生之政至今百姓猶追述其德不休。至於講學東林後之人亦有追蹈其跡而邀譽於一時者不足爲先生重也。

歐陽東鳳傳

歐陽東鳳字宜諸湖廣潛江人萬曆己丑進士官戶部出為常州太守政績懋著為有明三百年來循良第一下車即倡學甲辰書院成為文以記之其略曰

楊龜山先生者固程夫子所目為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為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為一

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幾欲閤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弘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於端引防潰之患。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後又建傳是堂於毘陵。以講學。建取斯堂於先賢祠之東。與多士論學。取魯多君子之義。任滿擢。類上備兵。勤勞稱職。數載致政歸朝。命再辟堅臥不起。

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於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高攀龍。攀龍乃作夕可說應之。又數年卒。學者稱宜諸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爲黨人。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守常州。以學爲教化。而合郡漸之。迄今猶有流風遺韻焉。及見時之將晦。遂歸林下。再召不起。可謂知幾之君子矣。

潘永圖傳

潘永圖字君懷金壇人幼嗜學切求程朱正脈聞白沙新建之謬因走梁溪求正於高攀龍攀龍與之講論累日遂有得而歸崇禎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與黃道周劉宗周相友善時小人目爲東林餘孽及溫體仁爲相欲逐清流作蠅蚋錄而以永圖馬成名爲前鋒使者每言於上曰門戶之害將亾宗社若不除之恐禍蔓矣幸思宗不聽故難不作永圖在戶部管太倉銀庫能釐剔奸弊屏除扣減陋

規尙書輩交口而稱其能。初思宗誅逆璫，魏忠賢委任士大夫，而士大夫率皆推諉避事。思宗徬徨四顧，無可當意者。於是復稍用中官爲耳目，戶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驕倨，凌侮士大夫。部臣皆爲之下，永圖獨不屈，出爲歸德知府。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宇定約爲內應，引寇焚掠近郊，圍城甚急。永圖積薪署門，與家人約曰：設有不測，舉火自焚。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文武吏相顧失色。永圖舉止自如，懸金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殺其愛

將一人。賊驚顧遁去。兵部上其功，而中官張彝憲修前卻功，不敘。轉山東副使，治餉通州。當是時，邊事告警，巡撫總鎮提兵入援，備兵使者以遷去，人咸爲永圖危之，獨能拮据楮柱，軍需無乏。會巨璫盧維寧奉命總督永圖，再持正與忤，功又不敘。以他事降，調歸。未幾起爲遵化監軍道，副使遵化轄喜峰、大安兩路，最爲要衝。至是三失守矣。永圖親歷險要，增置墩堡，又劄爲據險設伏之議，上之一歲之中，聯絡聲援，拊循什伍，綏輯潰兵，聲名日振。思宗積其前後功，由監

司超拜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陷明年二月以封疆重典論死當永圖受誅時人咸謂其受事日淺餉匱兵單事多掣肘非盡永圖之罪其回話一疏言馬蘭松棚兩路分隸薊州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點擅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誤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牆虛而關堡失守臣雖欲堵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誤用教官高登庸攝薊州匿奸內應以致辰攻酉尅而臣所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

亦無如何債事有人代爲受過臣亦何辭焉死時年五十當是時有僉都御史馬成名溧陽人與永圖生同庚居同里同舉進士同擢都御史且同制至是得罪同事臨刑同日識者以爲前定云

外史氏曰嗚呼邊事之不可爲久矣萬曆初年張江陵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兵二部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居正莫不嘗試齟齬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捷而推諉有所不可邊陲陰受其福自居正死而閣臣

之局屢變。戶兵二部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閣臣一變而爲謹愿。蓋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強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驟裂。其時戶兵二部多閣臣之所厚。號撫仕顯官。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恩讎。主張朋黨。戶兵二部多其私人。以喜怒御邊帥。而邊帥救過不暇。嗜進無已。鬪茸可以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閣臣三變而爲貪墨。金幣惟恐不多。恩蔭惟恐不廣。交結惟恐不

固。欺蔽惟恐不深。亂盈天下。而取快目前。以向背爲朋黨。以利害爲恩怨。其時戶兵二部特閣臣之外府耳。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谿壑。有事則以爲犧牲。甚至歸騎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算論功。晉官受賞。以至封疆危殆。言路喧呶。大農中樞。視履官如傳舍。誰秉國鈞。不自爲正。大壞至此。一時所爲督撫者。直往而承罪耳。豈不痛哉。自萬曆癸未以後。崇禎甲申以前。其履霜堅冰。淪胥及溺之狀。真萬世規鑑也。總之朝廷一用閹宦。天下未有不亾者。三代

則無論已。亾秦者闡寺也。亾漢者闡寺也。於晉於五代於隋大半伏闡寺之禍也。唐之亾非闡寺乎。宋之亾非闡寺乎。元之亾雖由獨用蒙古以專利。要未嘗不由於闡寺也。而明又繼之。君天下者何爲不悟哉。嗟乎明之閣臣得以竊柄者無不由於闡寺也。况內外皆用之哉。其亾也宜矣。

書